

往生集

明 株宏辑

往生集序

世尊始成正觉。为诸有情普演佛乘。既而机难尽投。由是于一乘中示三乘法。而复于三乘中出净土一门。今去佛日远情尘日滋。进之不能发神解超圣阶。退之俛俛乎有沦坠之险。而匪仗此门。其何从疾脱生死。大矣哉。可谓起末世沉痾必效之灵药也。顾古之效多今之效鲜。其咎安在。则亦口净土心娑婆。而坚勇明悟不及前辈云尔。闻昔有传往生者。岁久灭没不可复睹。而断章遗迹班班。互载于内外百家之书。予随所见辄附笔札。仍摘其因果昭灼者。日积之成编。殆存十一于千百而已。今甲申窃比中峰廛居。掩关于上方。乃取而从其类后先之。又证之以诸圣同归。足之以生存感应。计百六十有六条。而间为之赞。以发其隐义。题曰往生集。俾缁素之流观于是书将指而曰。某也以如是解脱而生。某也以如是纯一而生。某也以如是精诚之极感格而生。某也以如是大悲大愿而生。某也以如是改过不吝转业于将堕也而生。某如是上生。某如是中生下生。庶几乎考古验今为净业者左券。而客有过我者。阅未数传。勃然曰。净土唯心。心外无土。往生净土寓言也。子以为真生乎哉。宁不乖于无生之旨。予俟其色定。徐而谓曰。谈何容易。如以无生而已矣。一切断灭不应尚有唯心。果悟无生则生亦奚碍。生既本无故终日生而未尝生也。且尔已尽漏心否乎。对曰不能。噫漏心未尽则生缘未休。生缘未休则托质有所。茫茫三界大苦海中。不生净土而生何土。六道之匍匐。九品之逍遥。利与害天渊矣。抑未之思欤。饰虚论而争高。吾亦能之。所以弗为者。夫亦惧生于识法耳行矣。尔诚不以予言为非。即净土而之佛乘。盖未尝间隔丝毫。而奚乖之有。客悚然从坐而作。惘然而自失不觉。其汪然泣下而悲且咽也。整衣庄诵之终卷。亟拜亟请梓焉。梓既成。道其始末如此。

万历十二年夏日

杭沙门株宏识

往生集目录

第一卷

• 沙门往生类

第二卷

• 王臣往生类

• 处士往生类

• 尼僧往生类

• 妇女往生类

• 恶人往生类

• 畜生往生类

第三卷

• 诸圣同归类

• 生存感应类

往生集卷之一

古杭云栖寺沙门祿宏辑

沙门往生类

远祖师

晋慧远。雁门楼烦人。博综六经。尤善庄老。闻安法师讲般若经。豁然大悟。因剃染事之。太元六年过浔阳。见庐山闲旷。可以息心。遂感山神现梦。一夕雷雨。林木自至。刺史桓伊。乃为建殿。名曰神运。以慧永先住西林。故远所居号东林焉。远住东林。三十年迹不入俗。克志西方。高僧钜儒。凡百四十人。共为净社。莲漏六时禅诵不辍。澄心系想。三睹圣相而沉厚不言。后十九年七月晦夕。于般若台。方从定起。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。圆光之中。无量化佛。观音势至。左右侍立。又见水流光明。分十四支。洄注上下。演说妙法。佛言。我以本愿力故。来安慰汝。汝七日后。当生我国。又见佛陀耶舍。慧持。慧永。刘遗民。在佛之侧。揖曰。师志在先。何来之晚耶。既知时至。谓门人曰。吾始居此三睹圣相。今复再见。当生净土必矣。至期端坐入寂。时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。

赞曰。晋以前。净土之旨。虽闻于震旦。而弘阐力行。俾家喻户晓。则自远师始。故万代而下。净业弟子。推师为始祖。可谓。释迦再说西方。弥陀现身东土者也。厥功顾不伟欤。予昔游庐山。酌虎溪之泉。瞻三笑之堂。徘徊十八贤之遗迹。见其规模弘远。足称万僧之居。而殿阁尘埃。钟鼓阒寂。寥寥然户异其扃。室殊其爨矣。哲人云亡。芳躅无继。嗟夫。

慧永

晋慧永。河内人。十二出家。既而与远公。同依安法师。太元初。驻锡庐山。刺史陶范。舍宅为西林以居之。绝志尘器。标心安养。后义熙十年示疾。忽敛衣求屣欲起。众惊问。答曰。佛来迎我。言讫而化。异香七日方灭。唐玄宗。追谥觉寂大师。

赞曰。永初入道。与远师伯仲。而创净社。以为万世法。亦远祖而永宗矣。至于命终之际。见佛来迎。先后如出一轍。证往生之瑞。当以二师为准则焉。

昙顺

晋昙顺。黄龙人。幼从罗什法师。讲释群经。什叹曰。此子奇器也。后入

庐山修净业。时宁蛮校尉刘遵孝。创寺江陵。延顺经始。盛弘念佛三昧。宋元嘉二年。别众坐逝。异香满室焉。

僧睿

晋僧睿。冀州人。游学诸方。远历天竺。还关中。从罗什法师。禀受经义。后预庐山莲社。宋元嘉十六年。忽告众曰。吾将行矣。面西合掌而化。众见睿榻前一金莲花。倏尔而隐。五色香烟。从其房出。

昙恒

晋昙恒。河东人。童孺依远公出家。内外典籍。无不通贯。自入庐山。专志念佛。义熙十四年。端坐合掌。厉声念佛而化。

道昞

晋道昞。颍川人。幼师远公。通经律。言与行合。念佛三昧。究心无间。义熙十四年。豫章太守王虔。入山谒敬。请绍远师之席。众咸宗仰。元嘉十二年。集众念佛。就座而化。

赞曰。言行合一。所谓心口二俱念佛者也。听其言则是。稽其行则非。而欲冀往生。将谁欺乎。

昙洗

晋昙洗。广陵人。幼师远公。勤修净业。兼善讲说。注维摩经行于世。元嘉十七年。趺坐念佛而逝。

道敬

晋道敬。琅玕人。祖凝之刺江州。因从远公出家年十七。博通经论。日记万言。笃志念佛。蚤夜弗替。宋永初元年。谓众曰。先师见命。吾其行矣。端坐唱佛而化。众见光明满室。弥时方灭。

赞曰。冲年高才。鲜不自恃。而笃志念佛。非宿植净因者乎。今沙弥略涉经论。我慢放逸。白首而无归。不得已而谈西方晚矣。

佛驮跋陀罗

晋佛驮跋陀罗。此云觉贤。迦维卫国人。甘露饭王之裔也。年十六博学群经。深达禅律。姚秦沙门智严至西域。要师达长安。演法东宫。与罗什法师上下论议。后以悬指海舶遭摈。入庐山预远公莲社。译出观佛三昧诸经。宋元嘉六年。念佛而化。

僧济

晋僧济。入庐山从远公学。达叹曰。绍隆大法。其在尔乎。后疾笃。诚期净土。远遗烛一枝曰。汝可运心安养。济执烛凭几。停想无乱。又集众讽净土经。五更济以烛授弟子元弼。令随众行道。顷之。觉自乘一烛。乘空而行。见阿弥陀佛。接置于掌。遍至十方。欻然而觉。且悲且慰。自省四大。了无疾苦

。明夕。忽起立。目逆虚空。如有所见。须臾还卧。容色愉悦。谓傍人曰。吾行矣。右肋而逝。时方炎暑。三日而体不变。异香郁然。

赞曰。济以圣师指示。而生净土。然则临终助念。孰曰无功乎。而留龛溽暑。体发异香。梵行之精坚验矣。

慧恭

晋慧恭。豫章鄆城人。与慧兰僧光等同学。兰光系念净土。临终皆有奇应。又五年恭病笃。雨泪叩头。誓心安养。念不少间。见阿弥陀佛。以金台前迎。恭乘其上。又见兰等。于台上光明中。告曰。长老受生已居上品。吾等不胜喜慰。恨五浊淹延。相依之晚耳。恭欣然奋迅而逝。

慧虔

晋慧虔。少出家戒行精确。义熙年中。投山阴嘉祥寺。苦身率众后寝疾。属想安养。祈诚观音。北寺有净严尼者。宿德笃行。夜梦观音从西郭门入。清辉妙状。光映日月。幢幡华盖。七宝庄严。尼惊异作礼。问大士何往。答云。往嘉祥迎虔公耳。虔疾虽困。神色如常侍者皆闻异香。泊然而化。

赞曰。临终见佛。或疑纯是自己想心。今他人亦见之何也。当知感应道交。不可思议。慎哉言乎。

僧显

晋竺僧显。南游江左。遇疾属缘西方。虔苦不替。见阿弥陀佛。光照己身。所患皆愈。即起沐浴。为傍人说所见。并陈诚因果。辞意剀切。明晨端坐而化。

赞曰。懈怠比丘。遇有疾则曰。吾力且惫。待平复已。然后念佛。不知念佛。为度老病。有疾念佛。今正是时。而显以念力。既愈其疾。复得往生。贤哉。

慧通

晋慧通。从凉州慧绍禅师。咨受禅法。祈心安养。微疾。于禅定中。见一人形甚端严。语通云。良时至矣。俄而见阿弥陀佛光明烨然。定起以告同学。安然而化。异香三日乃歇。

法琳

晋法琳。临邛人。专精戒品。止成都灵建寺修净业。常持弥陀观音二经。转诵之时。辄见一伟貌沙门。屹然在前。建武二年寝疾。注念西方。礼忏不息。见诸贤圣皆集空中。合掌而逝。

赞曰。琳诵经有沙门现前。盖诚感耳无足为异。其生西方。不系乎是。修净业者。毋取相希慕焉。

昙鉴

宋昙鉴。平生片善。回向西方。誓愿见佛。一日定中。见阿弥陀佛。水洒其面。曰涤汝尘垢。浴汝心念。及汝身口。皆悉严净。又于瓶中。出莲花一枝授之。定起乃与寺僧叙别。夜渐深。独步廊下念佛。至五鼓。其声弥厉及明。弟子依常问讯。趺坐不动。就而视之。逝矣。

僧柔

齐僧柔。学方等诸经。惟以净业为怀。卒之日见化佛千数。室内外俱闻异香。西向敬礼而化。

慧光

齐慧光。居洛阳。著华严涅槃十地等疏。妙尽权实之旨。一日有疾。见天众来迎。光曰。我所愿归安养耳。已而净土化佛。充满虚空。光曰。惟愿我佛摄受。遂我本愿。即弹指罄咳。言气俱尽。

赞曰。天多欲乐。兼有女人非解脱处。古谓。假饶修到非非想不若。西方归去来。是以赞净土者。谓上品即发彼岸。下生犹胜天宫。今光于命尽之际。而详审坚固所愿确然。可谓明且勇矣。

慧进

齐慧进。居高座寺。誓诵法华。造经百部。愿回此业得生安养。后闻空中告曰。汝愿已足。必得往生。无病而卒。

道珍

梁道珍。住庐山修净业。梦有人乘船海中。问之。云往弥陀佛国。珍乞随行。船人云。汝未营浴室。及诵弥陀经。未可也。觉而浴僧诵经。历年不辍。忽房内池面。降白银台。因默记其事。书经函中。命尽之夕。半山以上。如烈火千炬。交相辉映。邑人遥见。谓是诸王礼觐。及旦乃闻珍卒。后检经函。知珍瑞应。宜生净土久矣。

赞曰。远公三睹圣相而不言。珍公池降银台而默记。古德之厚重类如此。彼浅丈夫者。才有少异。晓晓自鸣。小则失其所有。大则增其魔事矣。可弗慎诸。

神鸾

后魏昙鸾。少游五台。感灵异出家。而性嗜长生。受陶隐君仙经十卷。后遇菩提流支。乃问曰。佛有长生不死术乎。支笑曰。长生不死。吾佛道也。乃授十六观经曰。学此则三界无复生。六道无复往。其为寿也。河沙劫石。莫能比焉。此吾金仙氏之长生也。鸾大喜。遂焚仙经而修净业。寒暑疾痛曾无少懈。魏主号为神鸾。一夕室中见梵僧。谓曰。吾龙树也。久居净土。以汝同志故来相见。鸾自知时至。集众教诫曰。劳生役役。其止无日。地狱诸苦。不可以不惧。九品净业。不可以不修。因令弟子高声念佛。西向稽颡而终。众闻天乐

自西而来。良久乃已。

赞曰。黄冠者恒言曰。释氏有死。神仙长生。今支公谓佛有长生。仙无长生。此论痛快简当。高出千古。鸾法师舍伪归真。如脱敝屣。岂非宿有正因者哉。

智者大师

隋智顗。号智者大师。颖川人。孩幼之时。见像即礼。逢僧必拜。十八出家于果愿寺。后礼南岳思大禅师。弘法缘毕。在剡东石城寺。将入灭谓弟子曰。吾知命在此。不复前进。辍斤绝弦于今日矣。唱观无量寿佛经题竟。复曰。四十八愿。庄严净土。华池宝树。易往无人。火车相现。一念改悔者。尚得往生。况戒定熏修。圣行道力。功不唐捐矣。智朗请云。未审大师证入何位。没此何生。师曰。吾不领众。必净六根。损己利人。但登五品。汝问何生者。吾诸师友。侍从观音。皆来迎我。言讫唱三宝名。如入三昧。

赞曰。大师道德崇重一家教观。万代宗仰。而舍寿之际。惟西方是归。乃至疏观经。著十疑论。恒于此谆谆焉。意可知矣。或曰。疏称心观为宗。净土其非实欤。噫大师谓。约心观佛。不谓无佛。如其无佛。心观何施。正报既然。依报亦尔。学台教者审之。

法喜

隋法喜。常行方等忏法。忽一雉索命。有神人呵曰。法师当往生净土。岂偿汝命。后于病中。发愿以一生行业。回向西方。至心念佛。即见佛菩萨来迎。端坐而化。

赞曰。经称假使百千劫。所作业不忘。因缘会遇时。果报还自受。喜恶得以生净土不偿雉命。良由一生净土。永绝轮回。因缘何从而得会遇。若其忍悟无生。入尘利物。纵有报偿。则所谓将头临白刃。一似斩春风者矣。岂与凡夫六道等耶。

章安

隋灌顶。章安人。智者大师弟子也。日以念佛为事。临终室有异香。遗诫弟子竟。忽起合掌。称阿弥陀佛二大士名。奄然而化。

慧成

隋慧成。居枝江。诵弥陀经。修西方观三十年。常坐不卧。每入定见净土莲台宝树。临终之夕。人梦成坐莲花。隐隐西去。

道喻

隋道喻。居开觉寺。念阿弥陀佛。日夜不废。造像仅三寸。后于定中。见佛谓曰。汝造我像何小。喻曰。心大即大。心小即小。言讫见像。身遍满虚空。告曰。汝当澡浴清净明星出时。我来迎汝。至时果见佛来。光明满室。遂坐

而化。

赞曰。心大即大。心小即小。然则心秽即秽。心净即净审矣。而喻见一佛遍空。前僧柔慧光。见多佛遍空。盖一即多。多即一。非有优劣也。

智舜

隋智舜。入庐山踵远师净业。大业初。讲观经毕。即示疾。见鸚鵡孔雀。念佛法僧。出微妙音。告弟子曰。我今日往生矣。安然而逝。

慧海

隋慧海。住江都安乐寺。善经论。精诚念佛。有僧道铨者。至自齐州。赍阿弥陀佛像。微妙工巧。世所未有。问之则云。此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。乘空往彼安乐世界。图绘而来。海感庆逢遇虔笃礼敬。乃睹神光照烁。于是模写恳苦。愿生彼国。后微疾。夜忽起。依常面西礼竟。跏趺至晓而逝。俨然如生。

赞曰。极乐世界过此十万亿佛土。亦非乘空所可到者。慧海之精诚感佛。彼道铨安知。非净土之贤圣乎。

法智

隋法智。髫年出家。晚岁闻径直之门。莫如念佛。乃谓人曰。我闻。经言。犯一吉罗。历一中劫。入地狱可信。又言。一称阿弥陀佛。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则未之信。有明者示云。汝大邪见。俱是佛言。何得不信。遂于国清寺兜率台。昼夜精勤念佛。忽辞道俗云。某生西方去也。中夜无疾而化。时有金色光明。照数百里。江上渔人谓是天晓。迟久方明。始知智之往生云。

赞曰。佛云吾言如蜜。中边皆甜。悉宜信受。是故信少恶入地狱。而不信一念生西方。此诚可谓邪见矣。近世喜持咒者。见陀罗尼所说功德。能易山海役鬼神。满种种求愿。则跃然而信。见净土所说功德。能直入圣阶。立超三界。则恬然不介意。其为邪见等耳。可慨也夫。

善导和尚

唐善导。贞观中。见西河绰禅师九品道场。喜曰。此真入佛之津要。修余行业。迂僻难成。惟此法门。速超生死。于是勤笃精苦。昼夜礼诵。激发四众。每入室互跪。念佛非力竭不休。出则为人演说净土。三十余年不暂睡眠。好食送厨。粗恶自奉。凡有嚫施。用写弥陀经十万卷。净土变相三百壁。修营废坠。燃灯续明。三衣瓶钵。不使人持。行不共众。恐谈世事。从其化者甚众。有诵弥陀经十万至五十万遍者。有念佛日课万声至十万声者。得念佛三昧。往生净土者。莫能纪述。或问。念佛生净土耶。师曰。如汝所念。遂汝所愿。乃自念一声。有一光明从其口出。十至于百。光亦如之。其劝世偈曰。渐渐鸡皮鹤发。看看行步龙钟。假饶金玉满堂。岂免衰残病苦。任汝千般快乐。无常终

是到来。惟有径路修行。但念阿弥陀佛。忽谓人曰。此身可厌。吾将西归。乃登柳树。向西祝曰。愿佛接我。菩萨助我。令我不失正念往生净土。言已投身而逝。高宗皇帝知其事。赐寺额曰光明云。

赞曰。善导和尚。世传弥陀化身。观其自行之精严。利生之广博万代而下。犹能感发人之信心。脱非弥陀必观音普贤之俦也。猗欤大哉。

智钦

唐智钦。专习禅业。又礼念万五千佛名。乃至百遍。后于柳州阿育王塔前。燃一臂求生净土。弟子僧护。夜半见庭前光照异常。因问。何人秉炬。凡三问。空中声曰。来迎钦禅师耳。护急启窗。见佛身光明。幡华宝盖满虚空中。钦随佛冉冉而去。

赞曰。烧身烧臂。大乘经中屡开。然此得忍大士所为。非初心境界也。求西方者。当学钦公之习禅礼佛。不必效其燃臂。若能用燃臂之精度勇猛。以治其恶习则所燃亦多矣。古云。善学柳下惠。不其然欤。

五会法师

唐法照。大历二年。止衡州云峰寺。慈忍戒定。为时所宗。尝于钵内睹五色云。有梵刹曰大圣竹林寺。后诣五台见异光。果得竹林寺。入讲堂则文殊在西。普贤在东。万众围绕而为说法。照作礼问曰。末代凡夫。未审修何法门。文殊告曰。诸修行门无如念佛。我以念佛得一切种智。又问当云何念。曰此世界西。有阿弥陀佛。彼佛愿力。不可思议。汝当继念毋令断绝。决定往生。后腊月朔。在华严院净业道场。方忆二大士记我往生。乃一心念佛。忽见梵僧佛陀波利。谓曰。汝华台已就。后三年华开矣。至期谓众曰。吾行矣。端坐而逝。师尝于湖东寺。开五会念佛。感祥云宝阁。睹阿弥陀佛及二菩萨身满虚空。又于并州五会念佛。感代宗皇帝宫中闻念佛声。遣使追寻。乃见师劝化之盛。遂诏入京。教宫人念佛亦及五会。号五会法师。

赞曰。感梦于前。睹境于后。其可信明矣。然则诸修行门。无如念佛。文殊口授也。顾不足信欤。三载之前。花台预就。所谓信心才起。莲蕊标名。随其勤惰而或鲜或萎。又不足信欤。噫冥现灵踪。预符圣记。化行五会。音彻九重。岂非乘悲愿而生者哉。

台岩康法师

唐少康。缙云仙都人。十五通法华楞严。贞元中因诣洛阳白马寺。见殿中文字放光。探之则善导和尚。西方化导文也。师祝曰。若于净土有缘。当更放光。言已光明闪烁。师曰。劫石可磨。我愿无易矣。遂至长安光明寺善导和尚影堂。瞻礼忽见遗像。升空谓曰。汝依吾教广化有情。他日功成。必生安养。乃适新定。乞钱诱小儿念佛。念佛一声与钱一文年余。无少长贵贱。见师者皆

称阿弥陀佛。念佛之声盈满道路。又于乌龙山建净土道场。每升座高声唱佛。众见一佛从其口出。十声则有十佛。师曰。汝见佛者必得往生。时众数千。有不见者。悲伤自责。因倍精进。后二十一年十月三日。嘱道俗曰。当于净土起欣乐心。于阎浮提起厌离心。汝曹此时。见我光明。真我弟子。遂放异光数道而逝。塔于台子岩。号台岩法师。

赞曰。或疑佛从口出。似涉怪异。噫世尊逢醉象时。手五指端。出金光狮子。其言曰。我何有心于御象哉。以我无量劫来。修慈忍力。自然而有狮子现焉。我亦不知也。今康公现佛。亦无量劫来。归敬之所致耳。何怪之有。世有魔师。教人黑夜习坐。于香烟上注观佛现。以为感应。较此邪正实霄壤焉。修净业者。不可不辩。

自觉

唐自觉。住真州。常发愿。愿因观音。得见阿弥陀佛。于是铸观音像。高四十九尺。既成祝愿。夜三更。忽有金光二道。阿弥陀佛。自光中而下。二大士左右随之。佛垂手摩觉顶曰。守愿勿易。利物为先。宝池生处。孰不如愿。后十一年七月望夕。见一人形似天王。云间现身。谓觉曰。安养之期至矣。即于观音像前。趺坐而化。

善胄

唐善胄。瀛州人。武德三年病革。谓门人曰。吾一生正信。不虑净土不生。即令拂拭房宇烧香严待。病久委卧。忽起坐合掌。语侍人曰。安置世尊令坐。又自陈忏悔。良久曰。世尊去矣。低身似送因卧曰。向者阿弥陀佛来。汝等还见否。不久吾当去耳。少顷而逝。

神素

唐神素。安邑鸣条人。讲演为业。与道杰齐名。一生行业。属想西方。贞观二年众请主栖岩。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召大众与别。趺坐正容令诵观音普门品二遍。自称阿弥陀佛又令一人唱。余人和中夜端坐俨然而逝。肌肉虽尽骨坐如初。

慧璇

唐慧璇。出家襄川。尝弘三轮大经。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八日。夜见山神告曰。法师房宇不久当生西方。至七月十四日。讲盂兰盆经竟敛手曰。生受信施今须通散。一毫以上。舍入十方穷独乞人。并诸异道。言已终于法座。

赞曰。昔生公说法将竟。众见麈尾坠地。凭几而化。如入禅定。璇之事亦类是矣。呜呼匪平生道力。可勉强于临时耶。

怀玉

唐怀玉。台州人。布衣一食。常坐不卧。诵弥陀经三十万遍。日课佛号五

万声。天宝元年。见佛菩萨满虚空中。一人持银台来迎。玉曰。吾一生念佛。誓取金台。何为不然。圣众遂隐。玉弥加精进。三七日后。向擎台者来云。师以精进得升上品。宜趺坐以俟。三日后异光满室。曰弟子曰。吾生净土矣。含笑而逝。郡太守假公。作偈赞曰。我师一念登初地。佛国笙歌两度来。惟有门前古槐树。枝低只为挂金台。

赞曰。或谓银台至而复隐。金台誓而重来。何得果报无凭。由人拣择。通曰。此正谓万法由心随感而应者也。且火车已现。十念而得往生。天众来迎。矢心而归净土。善恶圣凡之相。隔尚可转业须臾。况金银几希间耶。

道昂

唐道昂。魏郡人。师灵裕法师。常于寒陵山寺。讲华严地论。稽洽博诣。志结西方。愿生安养后自知命极。预期八月。人未之测也。至八月朔日无所患。问斋时至未。即升高座。身含奇相。炉患异香。引四众受菩萨戒。词理切至。听者寒心。昂举目高视。见天众缤纷。管弦嘹唳。告众曰。兜率陀天迎我。然天道乃生死根本。由来非愿常祈心净土。如何此诚不果遂耶。言讫天乐还灭。便见西方香花伎乐。充塞如云。飞涌而来旋环顶上。举众皆见。昂曰。今西方灵相来迎事须愿往。但见香炉坠手。即于高座而逝。足下有普光堂等字。遐迩惊叹。

赞曰。却天宫而求净土。前有光公。后有洪公及昂。盖三人焉而时逼须臾。犹能导四众以毗尼。据高座而归寂。灵相纷然骇人心目。呜呼异哉。

道绰

唐道绰。并州汶水人。十四出家。习经论。晚事瓚禅师学禅。又笃志神鸾净土之业。有僧定中。见绰数珠如七宝大山。平居为众讲无量寿观经。将二百遍。人各掐珠。口称佛号。或时散席。向弥林谷。六时礼敬。初不废缺。念佛日以七万为限。贞观二年四月八日归寂。闻而赴者。满于山寺。见化佛住空。天花下散焉。

宝相

唐宝相。雍州长安人。十九出家。头陀自静。六时礼忏。垂四十年。夜分诵弥陀经七遍。念佛六万声。病既革。诵念不舍。嘱道俗曰。念佛为先。勿虚度世。当于西方相待。又曰。烧散吾尸。不劳铭塔。言讫而逝。

赞曰。玉念佛日。记五万绰七万。相今六万。三老者皆高僧。而日课有常数。今人忽之曰。此愚夫妇所作也。独何欤。

惟岸

唐惟岸。并州人。约净土为真归之地。行方等忏。服勤无缺微疾。见观音势至二菩萨现于空中。岸召画工。无能画者。忽有二人。自言能画。画毕不见

。岸乃告诸弟子曰。吾今往生。谁偕行者。有童子愿往。岸令辞父母。父母谓为戏言未信也。顷之沐浴更衣。入道场念佛而化。岸抚其背曰。小子何得先吾行耶。因索笔赞二菩萨。有愿以慈悲手。提奖共西行之句。赞毕长逝。

赞曰。岸之事无惑矣。彼童子非久积净业。胡脱化之神异噫。尔不见十念成功乎。不然则宿世善根熟耳。修净业者。或今身不克往生。观此可以自慰。

僧炫

唐僧炫。并州人。初念慈氏。期上生内院。年九十遇道绰禅师。得闻净土。始回心念佛。日礼千拜。一心无怠。后有疾。告弟子曰。阿弥陀佛授我香衣。观音势至示我宝手。吾其行矣。言讫而逝。七日异香不散。时有启芳圆果二法师。目击斯事。乃于悟真寺。共折杨枝于观音手中。誓曰。若于净土有缘。当七日不萎。至期益茂。芳果庆忭。昼夜观念不舍。忽觉临七宝池。入大宝帐。见佛及二大士。坐宝华台光明辉映。芳果作礼。佛云。念我名者皆生我国。又闻释迦世尊。与文殊菩萨以梵音声。称赞净土。复见三道宝阶。其一白衣。其二道俗相半。其三唯僧也。云皆至心念佛者。得生此土耳。后五日。忽闻钟声曰。钟声我辈事也。俱时化去。

赞曰。耄耄之年。始修净业。而尚得往生。少壮可知矣。彼芳果闻风兴起。终获灵应。见贤思齐。其此之谓乎。

怀感

唐怀感。居长安千福寺。入念佛道场。三七日不睹灵瑞。自恨障深。欲绝食毕命。善导大师不许。劝令精虔三载感如所教。后见佛金色玉毫。得念佛三昧。制决疑论七卷。临终合掌云。佛来迎我。遂卒。

赞曰。谚有之。惟贵功深。杵可作针。吾于感有征矣。画地自限者思之。

德美

唐德美法师。于会昌寺西院。造忏堂行般舟三昧。终夏不坐卧。或止口过三年不言。或行不轻。七众通礼节衣减食。断绝世想。专念西方。口诵弥陀。终其身不辍。后一时入室称佛。倏然而化。

赞曰。断绝世想则染缘尽。专念西方则净缘成。先民有言。爱不重不生娑婆。念不一不生净土诚哉言乎。

辩才

唐辩才。襄阳人。潜修净土二十年。未尝自称。独与护戎任公善。谓之曰。才必生净土。期在十年。一日令弟子报任公曰。向所期已。及任公至。才曰。吾去矣。趺坐而化。众闻仙乐西来。异香散漫。

寿洪

唐寿洪。汾阳人。常念佛。虔求净土将亡。见兜率天童子来迎。洪曰。我

期西往。不生天上。即令众念佛。遽云。佛从西来。言讫而化。

法祥

唐法祥。住杨都大兴国寺。三十年修安养之业。凡有饶益。必用回向。因疾弟子。闻祥称佛声甚厉。又见房西壁有光若镜。现净土相频伽鼓翼。乃倏然而化。

赞曰。祥见频伽。前智舜见鸚鵡孔雀。不见佛而见众鸟何耶。经云。是诸众鸟。皆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故知。正报依报。俱净土相也。幸无疑焉。

大行

唐大行。居泰山修普贤忏法三年。感大士现身。晚岁入大藏。陈愿随手取卷。得弥陀经。昼夜诵咏。至三七日。睹琉璃地上。佛及二大士现身。僖宗皇帝闻其事。诏入内赐号常精进菩萨。后一年琉璃地复现。即日而终。异香经旬。肉身不坏。

赞曰。琉璃地上下明彻。净德所感也。而慧永僧炫异香七日。慧通三日。行今浹旬。孰非梵行之芬芳也哉。

明瞻

唐明瞻。晚岁克志安养。或讥其迟暮。瞻曰。十念功成。犹得见佛吾何虑乎。后因疾。于兴教寺具斋。别道俗。时仆射房玄龄杜如晦皆与焉。日过午。整威仪念佛。遽曰。佛来矣。二大士亦至。竦身合掌而化。

永明寿禅师

钱氏吴越延寿。杭州余杭人。依四明翠岩禅师出家。参天台韶国师。发心要。尝行法华忏。中夜见普贤。莲花忽然在手。因思宿愿未决。登智者岩。作二阄。一曰。一心禅定。一曰。万行修净土。冥心精祷。七拈皆得净土。于是一意专修。后住永明。日课一百八事。夜往别峰行道念佛。旁人时闻螺贝天乐之音。忠懿王叹曰。自古求西方。未有如此之专切者也。乃立西方香严殿。以成其志。在永明十五年。弟子千七百人。常与众授菩萨戒。施鬼神食。放诸生命。皆悉回向庄严净土。时号慈氏下生。开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。晨起焚香告众。趺坐而化。后有僧来自临川。经年绕其塔。人问故曰。我病入冥。见殿左供一僧像。王勤致礼敬。密询其人则曰。此杭州永明寿禅师也。凡死者皆经冥府。此师已径生西方上上品矣。王重其德。故礼敬耳。

赞曰。永明佩西来直指心印。而刻意净土。自利利他广大行愿。光昭于万世。其下生之慈氏欤。其再生之善导欤。

志通

石晋志通。凤翔人。因见智者大师净土仪式。不胜欣忭。自是不向西睡。不背西坐。专心念佛。后见白鹤孔雀成行西下。又见莲花开合于前。通云曰。

白鹤孔雀净土境也。莲花光相。受生处也。净土现矣。乃起礼佛而终。茶毗有五色祥云。环覆火上。舍利鳞砌于身。

赞曰。唾必西避。坐必西向。系念如斯。何事不办。今以轻心浅心。而欲往生难矣。或曰。不已着乎。噫。谛观落日。经有明文。智者大师。始生而面西趺坐。乃至净业诸贤。西向坐脱者。不着而能之乎。耽心浊境。终世安然。才念净邦。便忧其着。颠倒乃尔。嗟乎异哉。

晤恩

宋晤恩。姑苏常熟人。年十三闻诵弥陀经。遂求出家。终日一食。不离衣钵。不畜财宝。卧必右胁。坐必跏趺。每布萨涕泗不止。遍诲人以西方净业。及一乘圆旨。有疑不逗机者。答曰。与作毒鼓之缘耳。雍熙二年八月朔日。夜睹白光自井而出。谓门人曰。吾将逝矣。绝粒禁言。一心念佛。梦一沙门。执金炉焚香。三绕其室。自言灌顶。来此相迎。梦觉呼门人至。犹闻异香二十五日。说止观指归及观心义毕端坐而化。人闻管弦铃铎之音嘹亮空中。渐久渐远。自西而去。

赞曰。财食不贪。廉洁心也。坐卧不苟。敬慎心也。衣钵不离。持重心也。布萨垂泣。诚信心也。四心皆净因。宜其往生矣。至于诲人。则西方净业。与一乘圆教并施。恩其深入念佛法门者乎。

圆净常法师

宋省常。钱塘人。七岁出家。淳化中住南昭庆。慕庐山之风。乃刺血书华严经净行品。易莲社以净行。士大夫预会者。称净行弟子。而王文正公且为之首。一时公卿伯牧百二十人。比丘千人焉。翰林苏易简。作净行品序。至谓予当布发以承其足。剡身以请其法。犹尚不辞。况陋文浅学而有惜哉。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。有顷厉声唱云佛来也。泊然而化。

赞曰。始远公。次善导。既而南岳五会。永明台岩。终于法师。号莲社七祖。劝化之盛。盖耀古弥今矣。虽然核其自修。则罔不精勤刻励。如所以示人者。今沙门知劝人。而不知劝己。欲窃附于前辈。不几狂乎。

净观

宋净观。住嘉禾寂光庵。修净土忏法十余年。谓弟子曰。我后二十七日行矣。至期二日前。见红莲花。次日又见黄花满室。皆有化生孩儿。坐于花上。仙带结束。三日入龕端坐。命众念佛。顷之脱去。

赞曰。念佛人预知时至。盖娑婆缘尽。净土缘成。自然圣境冥现。如远公七日。今观二十七日之类是也。世人生无实德。死欲效顰。扭捏妆点。取笑于识者。甚则生身活焚。摇动远迹。不知附鬼着邪。流入恶趣。尤可怜悯。复使无眼之徒。欣羨而希则之。其为害也大矣。我集往生。何无一人活焚其躯者。

愿智人观此。普以告世。救诸愚民。

慈云忏主

宋遵式。台州临海县人。学行高古。名冠两浙。专志安养。尝行般舟三昧。九十日苦学呕血。入道场两足皮裂。以死自誓。忽如梦中。见观音垂手指其口。引出数虫。又指端出甘露。注其口。觉身心清凉。疾遂愈。著净土决疑行愿。及净土忏法。行于世天圣间。将化之日。炷香礼佛。愿诸佛证明。往生安养。至晚坐脱。人见大星陨于灵鹫峰。时号慈云忏主云。

赞曰。克勤忏法。自行而垂宪万世。古今一人而已。至于宝手出虫甘露灌口。非精诚之极畴能然乎。

宗坦疏主

宋宗坦。潞州黎城人。五十年名播讲林。晚于唐州青台镇。专求净土。三业四仪。曾无暂忘。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。梦阿弥陀佛。谓曰。汝说法止六日。当生净土。觉而白众。至五月四日。集众告曰。因缘聚散。固当有时。净土胜缘。惟凭时刻。愿众念佛助我往生。言已坐脱。满空雷鸣。白云覆地。三日方歇。所持玛瑙数珠。盘于指上。众取之。竟不能得。感应事繁。具如别说。

赞曰。雷者法音之吼。云者慈荫之深。手珠不脱。念力之牢强见矣。

慈照宗王

宋子元。号万事休。平江昆山人。少习止观。定中闻鸦声悟道。颂曰。二十余年纸上寻。寻来寻去转沉吟。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。从前错用心。于是利他心切。普劝念佛。代为法界众生。礼佛忏悔。祈生安养。创白莲忏堂。述四土三观。选佛图。开示莲宗眼目。逆顺境中。未尝动念。高宗皇帝召见。赐号慈照。后于铎城。三月二十三日。告众曰。吾化缘已毕。时当行矣。言讫合掌示寂。荼毗舍利无数。敕赐最胜之塔。

法持

宋法持。居化度寺。修弥陀忏。愿促阎浮之寿。早生安养。后小疾。雨泪悲号。祈垂接引。厉声念佛不绝。忽见佛身丈六。立于池上。即自言曰。我已得中品生。西向而化。

赞曰。人情莫不欲寿。促算而求安养。非欣厌之极乎。虽然发愿可也。赴海投崖。而叠薪自烬。则魔矣。

本如

宋本如。号神照。住东山承天寺。与郡守张郇。结社一日升座说法。与众诀别。退而坐逝。时江上渔人。见云端有僧西去。明年启塔。颜貌如生。莲花产于塔前。

基法師

宋基法師。學于寶雲。住太平興國寺。精意念佛。一日示疾。為弟子廣談玄旨。眾忽見。西方現光。空中奏樂。師曰。阿彌陀佛與二大士俱至。即右脇西向而化。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。為超世如來。或夢師坐青蓮花台者。法智禪師嘆曰。卧病談玄。臨終見佛。是可敬也。

贊曰。或疑。基曷為即得授記。噫親見如來無量光。見前授我菩提記。子知之乎。

若愚

宋若愚。居雲川仙潭。建無量壽閣。勸道俗念佛。精勤三十年。與道潛則章二師為友。潛能詩近名。愚與章惟務實行。將順世。夢神人告曰。汝同學則章。得普賢行願三昧。已生淨土。彼正待汝。愚乃沐浴更衣。命眾諷觀經。端坐默然忽云。淨土現前。吾當行矣。書偈而化。偈曰。本自無家可得歸。雲邊有路許誰知。溪光搖落西山月。正是仙潭夢斷時。又曰。空里千花羅網。夢中七寶蓮池。踏得西方路穩。更無一點狐疑。

贊曰。愚與潛章為友。而潛以耽詩。親名失淨土之利。黜世智疏世緣。求西方者。當書諸紳。

守真

宋守真。永興人。講起信論法界觀。常于中夜。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。系念西方。一夕天曉。自覺身登淨土。舉目見佛。因俯伏像前。忽曰。四十八願。能度我者。乃持香花。入殿供養。就坐而化。

知禮

宋知禮。號法智。居南湖。述妙宗鈔。大彰觀心觀佛之旨。每歲二月望日。建念佛施戒會。動逾萬人。又撰融心解。明一心三觀。顯四淨土之義。后于歲旦。建光明懺。至五日召大眾說法。驟稱佛號數百聲。奄然坐逝。

贊曰。禮述妙宗。說淨觀。大弘台教。而臨終念佛坐逝。豈騰口說者。可同日語耶。

有嚴

宋有嚴。住台州赤城崇善寺。依神照學天台教。晚年結茆植木之下。號曰檀庵。平生篤修淨業。有懷安養故鄉詩。為時所傳。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將終。見寶池大蓮花。天樂四列。乃作餞歸淨土詩示眾。后七日跏趺而化。塔上有光如月。三夕方隱。

贊曰。前法祥鏡光。現于壁端。今嚴公月光。現于塔上。皆身心瑩徹之明驗也。乃至光明滿室者。金光彌亘江上數百里者。嗚呼。是可以偽為乎哉。

慧明

宋慧明。号晦庵。学于慧光。晚依蓄山常照寺。修净业。日课法华楞严圆觉。持弥陀圣号万数。庆元己未春示疾。谓弟子曰。吾学大乘。求生净土。今果遂矣。累足坐逝。众闻天乐西来。徘徊顶上。荼毗五色舍利无数。

师赞

宋师赞。雍州人。为僧童。年十四。念佛不绝。忽遇疾暴亡。俄而复苏。谓师及父母曰。阿弥陀佛来此。儿当随行。邻人见空中宝台。五色异光。向西而没。

二沙弥

隋汶州二沙弥。同志念佛。长者忽亡。至净土见佛白言。有小沙弥同修。可得生否。佛言。由彼劝汝。汝方发心。汝今可归。益勤净业。三年之后。当同来此。至期二人。俱见佛来。大地震动。天花飘舞。一时同化。

了然

宋了然法师。号智涌。住白莲寺二十四年。梦二龙戏空中。一化为神人。袖出简云。师七日当行。既寤集众说法。大书曰。因念佛力。得生乐国。凡汝诸人。可不自勉。即沐浴更衣。令众诵弥陀经。至西方世界处。倏然而化。能仁寺行人。皆闻天乐之音。祥光上烛天表。

思照

宋释思照。研究宗教。专心净业。每四更即起。称诵佛名。懈怠比丘。不遑安寝。效法藏四十八愿。结僧俗系念净会三十年。一日感疾。梦丈六金身。集众念佛。忽厉声同众称念。屈指作印坐逝。阁维齿及数珠不坏。

智廉

宋智廉。居上虞化度寺。初遍参宗门。晚节一意西方。庆元改元秋八月。别众曰。我梦中见阿弥陀佛。大众围绕说法。佛云。诸善人等。当须专心净业来生我国。我见胜相。往生必矣。乃书偈曰。雁过长空。影沈寒水。无灭无生。莲花国里。书毕回身。向西结印而逝。

智深

宋智深。号慈川。学于海月。归嘉禾。开长堂供众二十年。专志念佛。常以净业化人。得往生者甚众。忽示疾。客至问安。谈论如常时。客方出门。即迁化。人见紫云。向西而没焉。

法因

宋法因。住四明广寿寺。三十年冥心净土。后有疾。集众讽观经。称佛号者三夕。谓门人曰。吾将行矣。或请留偈。乃书曰。我与弥陀本无二。二与不二并皆离。我今如此见弥陀。感应道交难思议。挺身端坐而逝。

赞曰。以我心而念彼佛。则生佛宛然。即凡心而见佛心。则生佛何别。何

别故离二。宛然故离不二。离二故不从他觅。离不二故不碍求生。又离二故凡情斯尽。离不二故圣解俱亡。如此见佛者。终日娑婆。终日净土。念念释迦出世。时时弥勒下生。可谓真见弥陀者也。其或不然覩面相逢。白云万里。

智仙

宋智仙。号真教。住白莲寺。讲道十三年。西向礼念。未尝少废。一夕微疾。请观堂行人。诵弥陀经。卷未终而坐脱。邻住能仁寺僧。皆闻天乐和鸣。黎明乃知师亡。

宗利

宋宗利。居新城碧沼。修念佛三昧者十年。后入道味山。筑庵名曰一相。越十五年。忽谓弟子曰。吾见碧莲花。遍满空中三日。复曰佛来矣。即书偈云。吾年九十头雪白。世上应无百年客。一相道人归去来。金台坐断。乾坤窄。奄然而化。

齐玉

宋齐玉。号慧觉。初于雪川宝藏寺。建净土会。后住上竺。夜半顶弥陀像行道念佛。一日谓首座曰。床前多宝塔现。非吾愿也。所欲则净土耳。可为我集众念佛。首座鸣钟。僧至将百余。玉云。今已见佛。瞑目端坐而逝。

赞曰。多宝塔亦佛国也。玉何以不愿。昔韦提希。遍观净土而独求安养。盖非专修。功弗克就。知此可与言西方矣。

圆照本禅师

宋宗本。常州无锡人。初参天衣怀禅师。念佛有省。后迁净慈。奉诏入东京慧林寺。召对延和殿称旨。平居密修净业。雷峰才法师。神游净土。见一花殊丽。问之曰。待净慈本禅师耳。又资福曦公。至慧林礼足。施金而去。人诘其故。曰。吾定中见金莲花。人言以俟本公。又莲花无数。云以待受度者。或有萎者。云是退堕人也。有问。师传直指。何得莲境标名。答曰。虽在宗门。亦以净土兼修耳。后临终安坐而逝。谥圆照禅师。

赞曰。昔中峰天如。谓禅与净土。理虽一而功不可并施。今曰兼修者何。盖兼之义二。足蹶两船之兼。则诚为不可。圆通不碍之兼。何不可之有。况禅外无净土。则即土即心。原非二物也。安得更谓之兼。

大通本禅师

宋善本。试华严得度。奉诏住法云。赐号大通。后归杭州象坞寺修净业。定中见阿弥陀佛示金色身。一旦告门人曰。止有三日在。至期趺坐念佛。西向而化。

灵芝照律师

宋元照。住灵芝。弘律学。笃意净业。念佛不辍。一日令弟子。讽观经及

普贤行愿品。趺坐而化。西湖渔人。皆闻空中乐声。

清照律师

宋慧亨。住武林延寿寺。初依灵芝习律。专修净业。六十年。每对人必以念佛为劝。建宝阁立三圣像。最称殊特。有江自任者。忽梦宝座从空而下。云亨律师当升此坐。适社友孙居士。预启别亨。即在家作印而化。师往炷香。归而谓其徒曰。孙君已去。吾亦行矣。乃集众念佛。为说偈曰。弥陀口口称。白毫念念想。持此不退心。决定生安养。端坐而化。号清照律师。

赞曰。六十年专修净业。临终瑞应何疑焉。世有以少时之力。而咎净土之无征。谬矣。

思敏

宋思敏。依灵芝律师增受戒法。专心念佛二十年。后有疾。请众讽观经者半月。越三日。见化佛满空。临终念佛。声出众外。酷暑留龕七日不变。香满室中。

晞湛

宋晞湛。山阴人。少为儒生。忽厌世出家。与莹行人。建无量寿佛殿于阮杜。专修净业。坐不背西。久之常见佛及二菩萨相。一夕面西念佛。正坐凝然作印而化。

登法师

隋登法师。讲涅槃经于并州兴国寺。来听经者。普劝念佛往生。开皇十二年命终。异香满空。及殡光明香云。遍诸聚落。

僧崖

释僧崖。住益州多宝寺。笃心净业。焚五指供西方三圣。或问痛否。答曰。心既无痛。指何痛焉。临终天花如雨。人见崖班衲锡杖。与五六百僧。乘空而没。

藏法师

宋僧藏。汾州人。一生不受道俗礼拜。专修净土将终。天乐次第来迎。皆不赴。及西方佛至。别众而化。

孤山圆法师

宋智圆。居西湖孤山。广解诸经。刻心净土。造弥陀疏及西资钞。劝发往生将终。以陶器合瘞。后十五年。积雨山颓。启视陶器。形质俨然。爪发俱长。

赞曰。传称没后如故。不说临终往生何也。据没所现。征存所修。正其白业坚固。所感决定往生何疑。

元净

宋元净。杭人。十二出家。后居龙井寺。时贤赵清献公。苏文忠公辈。咸重之。将终。入方圆庵。谓人曰。吾七日无障。所愿遂矣。七日出偈示众。吉祥而逝。

喻弥陀

宋思净。姓喻氏。钱塘人。自号净土子。早侍瑛法师。讲法华。后专念佛。暇则画佛像。凡画必于净室寂想。见弥陀光明乃下笔。绍兴丁巳岁。端坐七日。一心念佛。漠然化去。

赞曰。画佛观佛。善用者颇类。盖画能置人马腹。岂不能置人佛国耶。然则画工画佛。何以不往生。噫。问渠还室必净。想必寂否。况画工杂绘群形。喻老惟专一佛。专则观也。非画也。丹青者流。毋假口于此。

蒙润

释蒙润。字玉岗。得法于古源禅师。晚居风篁岭之白莲庵。杜门念佛。临终化佛来迎。异香满室。

云屋

元善住。字云屋。苏人。掩关六时念佛。病久不易。终时异香满室。有安养传谷响集行世云。

旨观主

元旨观主。字别宗。杭人。戒德甚严。创观室于龙山之阳。修行念佛三昧。虽避兵窜逐。亦不暂废。临终无疾。沐浴端坐而化。芝云仁法师行业集。载之甚详。

昙懿

宋昙懿。居钱塘。以医为业。晚年修念佛三昧。出平时所蓄。供佛饭僧。造像设浴。如是二十年。后微疾。屏药石。延七僧念佛。次日见莲花大如屋。又一日。见梵僧临榻问讯。夜半众闻念佛声低。视之泊然长往矣。

太微

宋太微。儿时投钱塘法安法师出家。初授弥陀经。便能背诵。及受具。扃门念佛精进不怠。常纵步后山。忽闻笛声。豁然开悟。因畜一笛自娱。有凌监簿者。同志净业。称微为净土乡长。一日叩门曰。净土乡弟相见。微曰。明当相见。于净土。今诵佛正冗耳。翌朝人怪其不赴粥。往视之。见笛钵禅椅已焚。跏趺地上而化。

赞曰。畜笛自娱。古人聊记悟由。因用以作佛事耳。俱胝得天龙一指头禅。而终身竖指。端公见弄狮子。以发明心地。而常被彩衣。乃至误读楞严。而不改句读。皆此类也。猖狂自恣之徒。慎毋以是借口。

用钦

宋用钦。居钱塘七宝院。依大智学律。闻大智示众曰。生弘毗尼。死归安养。出家学道。能事斯毕。即标心净土。一志不退。日课佛三万。尝神游净土。见佛大士种种异相。谓侍者曰。吾明日西行矣。即集众念佛。黎明合掌西望。跏趺而化。

久法华

宋可久。居明州。常诵法华。愿生净土。时号久法华。元祐八年。年八十一坐化。越三日。还谓人曰。吾见净土地。与经符契。莲花台上。皆标合生者名。一金台标。成都府广教院勋公。一标明州孙十二郎。一标可久。一银台。标明州徐道姑。言讫复化去。五年徐道姑亡。异香满室。十二年孙十二郎亡。天乐迎空。皆如久所云。

赞曰。莲花标名。至此盖屡见矣。幻欤真欤。幻心而念幻佛。幻花而标幻名。乃至得记成佛。夫孰非幻乎。吾且幻生焉。何论其真与否也。

祖辉

元祖辉。住四明郡城佛阁。逢人但云。阿弥陀佛。说亦说不得。人因号说不得和尚。鄞县尉王用享夫妇。敬事之。一日诣其家别云。吾明日行矣。及明众集。即入龕端坐。求甘瓜啖尽一枚。念佛而化。

楚琦

大明楚琦。蜀人笃信西方。因抵燕京。闻楼鼓声大彻。洪武初三诏。说法京都。皇情大悦。后筑室号西斋。一意净业。尝见大莲花充满世界。弥陀在中。众圣围绕。将示寂。书偈示众曰。吾行矣。人问何生。答曰。西方。又问。西方有佛。东方无佛耶。乃厉声一喝。泊然而化。

宝珠

大明宝珠。常游杭郡嘉禾间。冬夏一衲。乞食自活。宿无恒居。平时惟念佛不绝口。人唤之才应对。即连声念佛。更无杂语。后于海门寺。忽若癫狂者。将半月余。僧呵曰。尔平生实行。当与世人作眼目。何得乃尔。珠曰。既如是吾行矣。索浴毕安然立化。

总论

无量寿经。论三辈往生。其上辈者。曰舍家离俗。而作沙门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舍家离俗。身出家也。一向专念心出家也。身心俱净。焉得不生净土。世有狂僧。或曰。净土往生。接引在家二众。吾沙门。吾何屑乎是。或曰。净土往生。接引僧中钝根。吾明教。吾明宗。吾何屑乎是。噫是恶知。远祖而下诸大老。或弘经法。而声震人天。或握祖印。而道弥今古。彼固昧于宗教。非沙门乎哉。又恶知净土之外。无宗教无沙门乎哉。吾因以告夫狂者。

往生集卷之一

往生集卷之二

古杭云栖寺沙门祿宏辑

王臣往生类

乌苾国王

乌苾国王。万机之暇。雅好佛法。尝谓侍臣曰。朕为国王。虽享福乐。不免无常。闻西方净土。可以栖神。朕当发愿求生彼国。于是六时行道念佛。每供佛饭僧。王及夫人。躬自行膳。三十年不废。临崩容色愉悦化佛来迎。祥瑞不一。

赞曰。末世闻法信受。无位者多。有位者少。有位而极于尊贵者倍复少。所以者何。位弥高则欲弥广。欲弥广则染弥重。势所恒然。鲜克免者今也。享南面之乐。不忘西方之归。非宿植胜因。何以致此。虽然自古及今。帝王之留神内典者。奚不录。曰兹传净土。意有所专主。故不泛纪云。

宋世子

宋魏世子。父子三人。俱修西方。惟妻不修。女年十四死。七日更生启母云。儿见西方七宝池上。父兄三人已有莲花。没当生彼。母独无。是以暂归相报。幸母留意。母感女言。顿发信心。念佛不倦。后命终亦生安养云。

赞曰。始乏净缘。终生乐国。信不信故也。经云惟除不信谅夫。

刘遗民参军

晋刘遗民。彭城人。汉楚元王之后。少孤事母以孝闻。自负其才。不倡流俗。初为府参军。即隐去。谢安刘裕交荐不就。旌其号曰遗民。入庐山预远公莲社。著念佛三昧诗。以表专志。尝于定中。见佛光照地。皆作金色。居十五年。又见阿弥陀佛。玉毫光照。垂手慰接。遗民恳曰。安得如来为我摩顶覆我以衣。俄而佛为摩顶。引袈裟被之。他日又见。入七宝池。莲花青白。其水湛然。一人项有圆光。胸出卍字。指池水曰。八功德水。汝可饮之。遗民饮水甘美。及寤犹觉。异香发于毛孔。乃告众曰。吾净土之缘至矣。对像焚香再拜。祝曰。我以释迦遗教。故知有阿弥陀佛。此香供养释迦如来。次供阿弥陀佛及妙法华经。愿一切有情。俱生净土。言讫面西。合掌而逝。时义熙六年也。

赞曰。观经叙净业正因。以孝养父母为第一。故知。不孝之人。终日念佛。佛亦不喜。今遗民少尽孝养。而复深入三昧。屡感瑞征。其往生品位高可知矣。在家修净业者。此其为万代师法。

张野茂才

晋张野。居浔阳。兼通华梵。尤善属文。举茂才。屡征散骑常侍。俱不就。入庐山莲社。修净业。义熙十四年。与家人别。入室端坐而逝。

张抗学士

宋张抗。积善向佛。誓诵大悲陀罗尼十万遍。求生净土。年六十余。寝疾一心念佛。谓家人曰。西方净土只在堂前。阿弥陀佛坐莲花上。翁儿在金地礼佛。言讫念佛而逝。翁儿抗孙也。三岁而亡。

赞曰。心净则西方触目。心秽则地狱随身。抗之净心成就。堂前见佛何疑乎。

王仲回司士

宋王仲回。官光州司士参军。问无为子杨公曰。经中教人求生净土。而祖师云。心是净土。不必更求。如何。杨公答曰。试自忖量。若在佛境。则无净无秽。何用求生。若未出众生境。安可不至心念佛舍秽土而求生净土乎。司士感悟。欣跃而去。后二年。杨公守丹阳。忽梦司士云。向蒙指示。今已得生。特来致谢。数日而讣至。言司士七日前预知时至。与宗党言别而化。正感梦时也。

马子云县尉

唐马子云。举孝廉为泾邑尉。押租赴京。遭风舟溺被系。乃专心念佛。五年遇赦。入南陵山寺隐居。一日谓人曰。吾一生精勤念佛。今西方业成。行且往生安养。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。异香满户。喜曰。佛来迎我。言已而逝。

赞曰。身被系。心念佛。终以赦免。即囚禁枷锁。念观音而得解脱者也。今五欲缠缚。岂非被系。念佛一声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岂非赦书。而束手五欲。不知念佛。抱罪永劫。终无赦时。悲哉。

贾纯仁郡倅

宋贾纯仁。雪川人。官郢州倅。潜心净业。长斋念佛。因微疾。西向宴坐而逝。顶上白光圆相。异香满室。

张迪助教

宋张迪。钱塘人。官助教。从圆净律师。受菩萨戒。咨问净业法门。笃志修持。誓生安养。每念佛时。扬声勇猛。至失音犹不已。一日谓圆净曰。定中见白色频伽鸟飞舞于前。又三年。西向端坐。念佛而化。

赞曰。见频伽。不见佛何也。盖是初时暂见。终当见佛耳。谓渐入佳境非耶。

王龙舒国学

宋王日休。龙舒人。端静简洁博极经史。一旦捐之曰。是皆业习。非究竟法。吾其为西方之归。自是精进念佛年六十。布衣蔬食。日课千拜。夜分乃寝。作净土文劝世。将卒三日前。遍别亲识。有不复相见之语。至期读书罢如常礼念。忽厉声称阿弥陀佛唱言。佛来迎我。屹然立化。如植木矣。邦人有梦。二青衣引公西行者。自是家家供奉云。

赞曰。龙舒劝发西方。最为激切恳到。非徒言之。亦允蹈之。至于临终之际。殊胜奇特。照耀千古。呜呼。岂非净土圣贤入廛垂手者耶。

江公望司谏

宋江公望。钓台人。官谏议。蔬食清修。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。以劝道俗。有子早亡。托梦云。大人修道。功业已成。冥府有金字额。题云。严州府江公望。身居言责。志慕苦空。躬事熏修。心无爱染。动静不违佛法。语默时契宗风。名已脱乎阎浮。身必归于净土。宣和末知广德军。一旦无疾。面西端坐而化。

赞曰。或谓题额之事。恐未必然。噫永明常绘像于冥司矣。苟绕塔之僧不妄。何独于公望而疑之。

葛繁大夫

宋葛繁。澄江人。少登科第。官至朝散。凡公署私居。必营净室。设佛像。尝入室礼诵。舍利从空而下。平时以净业。普劝道俗。多服其化。有僧定中神游净土。见繁在焉。后无疾面西端坐而化。

赞曰。士大夫信佛者不无其人。然犹避世讥嫌。外护形迹。公署不忘设像。葛君其笃信不回者乎。坐脱往生。良非偶然矣。

李秉中官

宋李秉。绍兴中官也。领御药院。初学禅于净慈辉公。有省。晚阅龙舒净土文。遂日课佛号。与阁长元美殿长林师文等。数十人。结净会于传法寺。忽有疾。梦阿弥陀佛。以金圆光戴其首。越七日。又见金花满房。乃嘱别亲属。端坐结印而终。

胡闾宣义

宋胡闾。官宣义。平日虽信佛乘。而未谙净土。年八十四。疾革。其子迎清照律师。乞垂诲示。照谓闾曰。公知安身立命处否。闾曰。心净则佛土净。照曰。公自度平昔时中有杂念染污否。闾曰。既处世间。宁无杂念。照曰。如是则安得心净土净。闾曰。一称佛名。云何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照曰。阿弥陀佛。以弘誓愿尘劫修行。威德广大光明神力不可思议。是以一称其名。灭无量罪。犹如赫日消于霜雪。复何疑哉。闾遂省悟。即日延僧念佛。次日照复至。闾曰。师来何暮。二大士降临已久。照于是率众厉声念佛。闾乃合掌而逝。

赞曰。闾往生得于清照。而致清照者子也。其斯以为大孝欤。世有执小爱而破父母之斋戒者。误亦甚矣。

杨无为提刑

宋杨杰。无为州人。号无为子。少年登科。官尚书主客郎。提点两浙刑狱

。尊崇佛法。明悟禅宗。谓众生根有利钝。易知易行惟西方净土。但能一心观念总摄散心。仗佛愿力决生安养。尝作天台十疑论序。及弥陀宝阁记。安养三十赞。净土决疑集序。弘阐西方教观。接引未来。晚年绘弥陀丈六尊像。随行观念。将终之日。感佛来迎端坐而化。辞世颂曰。生亦无可恋。死亦无可舍。大虚空中之乎者也。将错就错。西方极乐。

赞曰。读无为子颂。所谓参禅见性。而复以净土为归者也。至于将错就错一语。蕴藉不少。呜呼。安得人间才士咸就此一错耶。

韦文晋观察

宋韦文晋。立行孤洁。建净业道场。普度含识。六月某日。忽面西跏趺。合掌念佛而化。异香内外皆闻。

文彦博潞公

宋文彦博。于京师与净严法师。集十万人为净土会。临终安然念佛而化。

马圩侍郎

宋马圩。厥祖忠肃公。守杭日。慈云忏主教令念佛。举家宗奉。圩至心念佛二十五年。崇宁小疾。易衣坐逝。有气如青盖出户。腾空而去。家人皆梦。圩往生上品。

钟离少师

宋钟离瑾。提刑浙西日。遇慈云忏主。遂笃信净土。后知开封。出则尽瘁国事。入则不寐念佛。忽夜促家人。起索浴更衣坐逝。举家见瑾乘青莲。仙乐迎引西去。

阎邦荣承务

宋阎邦荣。池州人。二十年持往生咒念佛。将终。家人梦。佛放光迎荣。及晓荣西向趺坐。忽起行数步立化。

王衷朝散

宋王衷。嘉禾人。结社西湖。不问贤愚贵贱僧俗。但愿往生者。普请入社。有劝修文行世。后无疾西向坐化。

钟离景融大夫

宋钟离景融。官朝请大夫。常诵观经。念佛不辍。挂冠结茅仪真东园侧。尝曰。不识弥陀弥陀。更在西方外。识得弥陀弥陀只在自己家。一夕命僧妙应。诵普贤行愿品。炷香敬听。两手作印而化。

钱象祖郡守

宋钱象祖。号止庵。守金陵日。以净土真修为念。常于乡州建接待十处。皆以净土极乐等名之。创止庵高僧寮。为延僧谈道之所。自左相辞归。益进净业。嘉定四年二月微疾。书偈曰。菡萏香从佛国来。琉璃地上绝纤埃。我心清

净超于彼。今日遥知一朵开。后三日。僧有问疾者。公曰。我不贪生。不怖死。不生天。不為人。惟求生淨土耳。言訖跏趺而逝。后有人梦。空中云。钱丞相已生西方。蓮宮為慈濟菩薩。

梅汝能縣令

宋梅汝能。常熟人。仕至縣令。有志淨業。忽夢。僧授紙百幅。凿破為二八字。以問東靈照師。曰二八十六也。豈十六觀經之謂乎。適一僧以經與之。忽不見由是誦經念佛。自名為往生以見志。因邑中生公造丈六彌陀像。乃施財百萬。為之妝飾。殿前池中。遂涌一雙頭白蓮。其花百葉。當年冬。無疾而終。

[外/曰]定國學諭

宋[外/曰]定國。號省齋。為州學諭。常念佛讀淨土諸經。每月三八。集僧俗誦經念佛。嘉定四年。夢青衣童告曰。佛令召君。三日當生彼國。至日沐浴更衣。念佛坐化。

馮濟川諫議

宋馮楫。號濟川。遂寧人。由太學登第。初訪道禪林。晚年專崇淨業。作西方文彌陀懺儀。后以給事中出帥瀘南。率道俗作系念會。及知邛州。于后厅設高座。望闕肅拜。著僧衣。登座謝官吏。橫柱杖按膝而化。

贊曰。傳燈錄載公。初參龍門遠。次參妙喜。各有證悟。臨終刻期升座。拈柱杖按膝脫去。其自在顯赫。宛有宗門諸大老操略。然都不言念佛往生何也。良由著述家。彼此立義。為門不同。各隨所重而已。彼重直指人心。自應專取了明心地而略淨土。如懷玉金台再至圓照蓮蕊標名。皆不錄是也。此重指歸淨土。故詳其生平念佛。報盡往生。而了明心性自在其中。如所謂既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。喻如重德則顏子列德行之科。而不言政事。重才則顏子具王佐之器。而不言德行。亦為門不同耳。淨業人愿篤信無惑。

王敏仲侍郎

宋王古。字敏仲。東都人。官禮部侍郎。慈仁愛物。深契禪宗。又悟淨土法門之勝。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。平生精勤念佛。數珠未嘗去手。行住坐卧悉以西方淨觀為佛事。有僧神游淨土。見古與葛繁同在焉。往生有明驗矣。

吳信叟進士

宋吳子才。字信叟。致仕之后。預作一棺。夜卧其中。令童子击棺而歌曰。吳信叟。歸去來。三界無安不可住。西方淨土有蓮胎。歸去來。自从而和之。后無疾而化。

白居易少傳

唐白居易。官中大夫太子少傅。舍宅為香山寺。號香山居士。晚歲患風痺

。出俸钱三万。绘西方极乐世界一部依正庄严。悉按无量寿经。靡不曲尽顶礼发愿。以偈赞曰。极乐世界清净土。无诸恶道及众苦。愿如我身老病者。同生无量寿佛所。

赞曰。人传蓬莱有乐天名。乐天辞以偈曰。海山不是吾归处。归即须归兜率天。今复舍兜率。而求净土。岂所谓披砂拣金。愈择而愈精者耶。

张抡都总

宋张抡。官两浙都总管。期生净土。刻励念佛。阖门长幼。靡不从化。凿池栽莲。日率妻子课佛万遍。孝宗皇帝亲书莲杜二字赐焉。

苏轼学士

宋苏轼。号东坡。官翰林学士。南迁日。画弥陀像一轴。行且佩带。人问之。答曰。此轼生西方公据也。母夫人程氏歿。以簪珥遗贄。命工胡锡。绘弥陀像。以荐往生。

赞曰。老泉为荐先亡。曾于极乐院。造六菩萨像。而子由往来法门亦甚密迹。盖苏氏之归心三宝素矣。世有刻西方公据者。增以俚语谓出自坡公。此诬也。具眼者勿因伪而并弃其真。

张无尽丞相

宋张商英。初以夫人向氏激发。留神内典。号无尽居士。尝著发愿文云。思此世界。五浊乱心。无正观力。无了因力。自性唯心。不能悟达。谨遵释迦世尊金口之教。专念阿弥陀佛。求彼世尊愿力摄受。待报满时。往生极乐。如顺水乘舟不劳自力而至矣。

赞曰。无尽悟禅宗于兜率悦公。而拳拳乎安养是念。其为计审矣。自香山至此四公。虽西方瑞应史未详录。而据因以考果。不生西方将奚生哉。

总论

愚闻之。古德云。士大夫英敏过人者。多自僧中来。然尝疑之。迷而不返者什九。不负宿因者什一。其故何也。五浊恶世。多诸退缘。贤者所难免也。故戒禅师后身为东坡。青禅师后身为曾鲁公。哲禅师后身耽富贵。多忧苦。夫东坡最为亲近法门。而曾公已不之及。彼哲老之后身。其迷抑又甚矣。古今知识。所以劝人舍五浊而求净土也。然则刘遗民而下诸君子。所得不既多乎。

处士往生类

周续之

宋周续之。雁门人。十二通五经五纬。号十经童子。养志间居。公卿交辟皆不就。事庐山远法师预莲社。文帝践祚。召对辨析。帝大悦。或问身为处士。时践王庭可乎。答曰。心驰魏阙者。以江湖为桎梏。情致两亡者。市朝亦岩穴耳。时称通隐先生。后居钟山。专心念佛。愈老愈笃。一日向空云。佛来迎

我。合掌而逝。

赞曰。续之能岩穴市朝。则亦可以西方东土矣。而必念佛求生。其真知利害者乎。古有颂云。高山平地总西方。未到家者请勿戏论。

郑牧卿

唐郑牧卿。荥阳人。举家念佛。开元中病笃。有劝进鱼肉者。确乎不许。手执香炉。愿求往生。忽异香充蔚。奄然而逝。舅尚书苏颋。梦宝池莲开。牧卿坐其上。

张元祥

唐张元祥。居常念佛不辍。一日促家人云。西方圣人待我斋毕同往。斋事讫焚香跏趺。面西而化。

孙良

宋孙良。钱塘人。隐居阅大藏。尤得华严之旨。依大智律师。受菩萨戒。日诵佛万声。二十年不辍。忽日。命家人请僧念佛。以助往生僧集。念佛方半晌。望空合掌云。佛及菩萨。已荷降临。退坐而化。

赞曰。华严合论谓。求生净土菩萨。未达一乘大道。而此老得华严之旨。何乃求生净土。盖合论且为一分取相凡夫。破其执见。是得事净土。未得理净土者。此老事理圆通。华藏莲池。是一非二。正尔求生。不足疑也。论净土者。当据华严行愿品为主。而以合论参之。

元子平

唐元子平。寓京口观音寺念佛。忽闻空中音乐。即西向坐化。异香数日不绝。

庾铕

梁庾铕。新野人。武帝召为黄门侍郎。不赴六时念佛。一夕见道人。自称愿公。呼铕为上行先生。授香而去。后四年愿复至。遂化去。空中言。上行先生。已主安养。

宋满

隋宋满。常州人。计豆念佛。积三十石。开皇八年九月。饭僧毕坐逝。人见天华异香满乘空西去。

汾阳老人

唐汾阳老人。于法忍山。借一空房止宿。昼夜念佛。贞观五年。命终时。太光遍照。面西而逝。人见乘莲台去。

元子才

唐元子才。居润州观音寺。诵弥陀经念佛。忽小疾。夜闻空中香气乐音。似有人言。粗乐已过。细乐续来。君当行矣。念佛而化。异香数日不散。

吴子章

元吴子章。苏州人。世业医。与兄子才。同参云屋和尚。精勤念佛。合门奉法。至正间无疾。合掌称佛名化去。

何昙迹

元何昙迹。年十八。持菩萨戒念佛。一宵四鼓即起念诵。人云太早。答云。见佛金相。幡花来迎。遂脱去。

王闾

宋王闾。四明人。号无功叟。凡禅林宗旨。天台教门。无不洞达。著净土自信录。晚年专心念佛西向坐化。异香芬郁。焚龕时获舍利如菽者百八粒。

范俨

宋范俨。仁和人。绝心世务。其子不能治家。俨不之顾。但云。我自是寄客耳。日诵法华。念阿弥陀佛。专心不懈。忽见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。报俨云。明日卯时当行。越一夕。佛菩萨来迎。就座合掌而逝。

陆沅道

宋陆沅道。号省庵居士。住明之横溪。晨起焚香趺坐。目不他瞬。首倡偈曰。盥手清晨贝叶开。不求诸福不禳灾。世缘断处从他断。劫火光中舞一回。然后念诵不缓不急。声如贯珠。每日法华一遍。弥陀万声。一意西驰。年八十五。四月六日沐浴整衣而逝。泊殓忽闻莲华馥郁之气。皆不知来处。近挹之盖出自口中也。

孙忠

宋孙忠。四明人。早慕西方。于郡城东。筑庵念佛。后因病请僧百人系念。忽仰空合掌。手结双印。怡然而化。阖城闻天乐异香。渐向西没。三子相继念佛。亦坐化。

沈铨

宋沈铨。家钱唐。同妻施氏。专心净土。平时诸善悉用回向。后及妻前后命终。皆感化佛。持锡接引而去。

唐世良

宋唐世良。会稽人。持戒念佛。年老疾病。犹不就枕。诵弥陀经十万过。谓家人云。佛来接我。言讫作礼。即便坐逝。利行人时在道味山。夜梦西方异光。幡华天乐。空中声云。唐世良已归净土。

计公

宋计公。四明桃源铁工也。年七十。两目丧明。里中[外/曰]学谕。以擘窠图印施。劝人念佛。计公初受一图。念满三十六万声。念至四图两目了然。如是三载。念满十七图。一日念佛忽气绝。半日复苏曰。佛令分六图与[外/曰]学

谕。是劝导之首。分一图与李二公。是俵图之人。嘱其子往谢之。言讫沐浴西向而化。

陈君璋

元陈君璋。黄岩人。端重寡言。年四十。与室叶氏。披诵法华。念佛惟谨。年六十疾笃。一夕命其子景星。扶之坐谓曰。吾归去。曰归何处去。曰没处去。又曰。我死宜依桑门阇维法。言讫合掌。称南无阿弥陀佛而逝。

张铨

晋张铨。野之族子也。高逸好学。耕锄间带经不释。屡征弗就庾悦以其贫。举为浔阳令。笑曰。古人以容膝为安。屈志就禄。奚荣之有。乃入庐山。依远公莲社。研穷内典。多有悟入。宋景平元年。无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。

阙公则

晋阙公则。入庐山莲社既卒。友人于洛阳白马寺。夜中为作忌祭。忽一时林木殿宇皆成金色。空中有声。曰我阙公则也。祈生极乐。今已得生。言讫无所见。

赞曰。瑞应感乎临终者多矣。至如身没之后而乃现金色于他方。报往生于空际。阙公其希有乎。

李知遥

唐李知遥。善净土教。率众五会念佛。后因疾忽云。佛来迎我。洗漱更衣。索香炉出堂顶礼。闻空中说偈。有引君生净土。将尔上金桥之句。就床端坐而化。众闻异香焉。

高浩象

梁高浩象。东平人。杜门静坐。专诵无量寿经。尝在观中。觉自身泛红莲于池面。初未见佛。乃即花上倾心礼佛。遥想金容光辉远映。一夕见众菩萨来迎。即时化去。

赞曰。古有二僧。作莲花开合想。后同生净土。象之身泛红莲。其亦观想精诚之所致耶。

徐六公

宋徐六公者。嘉兴人。务农为业。夫妇蔬食。精勤念佛。四十年预作一龕临终。易布衣草履。入龕端坐。顷之曰。佛来迎我。即化去。

陆俊

宋陆俊。钱塘人。少事公门。久之弃去。以净土为业。每对佛忏悔。垂泪交颐。道友相见。说净土因缘。才十余句。便悲咽感叹。临终。请圆净律师。开示西方。讽观经至上品。净曰。可以行矣。俊曰。众圣未齐。姑待之。少顷忽起就竹床。面西端坐而逝。

赞曰。无量寿经云。闻说阿弥陀佛。泪即出者。皆宿世善根所致。俊之悲咽。本乎中心而达之面目。往生固其宜矣。今戏调而谈净土奚可哉。

黄打铁

宋黄公。潭州人。本军伍。以打铁为生。每钳锤时。念佛不辍口。一日无疾。托邻人为写颂云。叮叮当当。久炼成刚。太平将近。我往西方。即化去。其颂盛传湖南。人多念佛。

赞曰。据黄公别无他能。止是念佛不辍口耳。世人不肯依样行持。而寻奇觅巧。遂成虔度。噫非所谓翻嫌易简却求难耶。

莲花太公

大明莲花太公者。越人。一生拙朴。惟昼夜念佛不绝。命终之后。棺上忽生莲花一枝。亲里惊叹。因号莲花太公云。

华居士

大明华居士。江干人。醇朴无伪。与人不款曲。中年属业诸子。独处一室。不涉世事。朝暮惟孜孜念佛而已。后将卒。自知时至。更衣正寝。手整冠端坐。别众而逝。其子先已作棺。于是易龕。如沙门故事。举龕之日观者如堵。远近向慕焉。

总论

或问。净名庞老何以不闻求生。答曰。尔试自评之。如其未及二公求生固不必论。即使再来金粟。何妨更见弥陀。苟为不然。净名不覲释迦。庞老不参马祖矣。且夫心净土净。非净名语欤。不与万法为侣。非庞老语欤。尔一朝踏著净地。当云何期自念。本自清静。何期自念。不侣万法。何期二公常在净土。复奚疑哉。

尼僧往生类

尼大明

隋尼大明。每入室礼念。先著净衣。口含沉香。文帝后甚重之。将终之日。众忽闻沉香满室。俄而光明如云。隐隐向西没焉。

赞曰。一尼造法华经。虔敬类是。后感报灵异。而二僧冥府诵经。致礼遇有殊。则无怪其然矣。今时念佛。有几人似明者乎。使人人如是念佛。而千不千生。万不万生者。吾弗信也。

尼净真

唐尼净真。居长安积善寺。衲衣乞食。诵金刚经十万遍。笃志念佛。语弟子曰。五月内十度见佛。两度见宝莲花上童子游戏。吾已得上品生。言讫跏趺而化。祥光满庵。

尼悟性

唐尼悟性。居庐山念佛。虔愿往生。忽闻空中音乐。谓左右曰。我已得中品生。见同志念佛精进者。皆有莲花待之。汝等好自努力。言讫而逝。

赞曰。上中品位。二尼能决诸已者何。一则内观自行之浅深。二则外稽瑞应之胜劣耳。可诬也哉。

尼能奉

宋尼能奉。钱塘人。专修净业。尝梦佛光照身。及闻空中善言开慰。告其徒曰。吾往生时至。少顷闻奉念佛声甚厉。奔往视之。则合掌面西坐逝矣。异香满室。乐音西迈。

尼法藏

宋尼法藏。居金陵。勤志念佛。夜见佛菩萨来。光明照寺。奄然而化。

总论

佛以姨母出家。叹正法由此而减。使女人出家者皆如上五人。正法其弥昌乎。而势所不能。佛之悬记非过矣。噫真正出家之男子。迺来尚不多得。而况女众欤。吾于是乎有感。

妇女往生类

隋皇后

隋文帝。后独孤子。虽处王宫。深厌女质。常念阿弥陀佛。以八月甲子命终。时永安宫北。种种音乐。自然震响。异香满室。从空而至。帝问阁提斯那。是何祥瑞。对曰。净土有佛。号阿弥陀。皇后业高。超登彼国。故现斯瑞耳。

赞曰。舍中宫之贵宠。志净土而往生。古有韦提。今见之矣。

姚婆

唐姚婆。因范行婆者劝令念佛。后临终见佛菩萨来迎。告佛言。未与范行婆别。请佛暂住空中。范至姚婆立化。

赞曰。临行别范。不背本也。佛住空中。恒顺众生也。卓立而逝。亦奇矣。

温静文妻

唐温静文妻。并州人。久患在床。静文劝令念佛。一年忽睹净土。告其夫云。我已见佛。后月当去。嘱父母云。今得随佛往生。愿专心念佛。他日西方相见耳。言讫而逝。

胡长婆

宋胡长婆李氏。上虞人。夫丧后。日夜高声念佛。及诵弥陀经凡十余年。一日见有僧覆以绯盖。曰汝十五日子时往生。问师何人。曰是汝所念者。婆遂会别诸亲。至期有异香光明。端坐而逝。七日焚化。齿如白玉。舌如红莲。睛

如葡萄。皆精坚不坏。舍利不可数计。次日焚处生一花。如白罌粟云。

赞曰。诸根不坏。舍利无数。世讥女人五漏之体。无乃不可乎。

郑氏

宋郑氏。钱塘人。日课观音经。念佛不辍。后病中索浴。浴毕西向坐。问家人云。闻磬声乎。净土诸圣且至。已而合掌喜跃曰。佛菩萨来。观音手执金台。如来接我登座。遂奄然而化。

陈氏媼

宋陈氏媼。钱塘人。从灵芝律师。受菩萨戒。专心念佛日课千拜。尝有舍利散于经案。临终见佛来迎。顾语旁人。未及半已凝然不动矣。

黄氏

宋黄氏。四明人。早丧夫。因归父舍。精修净业。临终见佛来迎。结印徐行。俨然立化。家人筛灰于地。以验生处。见莲花一朵生灰中。

赞曰。烧灰之说未考。但其见佛来迎。结印立化。高登莲品必矣。

王氏夫人

宋荆王夫人王氏。专修净业。晓夕勤至。给侍之人。无不则效。惟一妾懒慢。夫人责之。遂悔悟精进。忽无疾而逝。致梦他妾云。蒙夫人诲。已生安养。夫人未信也。俄而亦梦。与妾同游宝池。见一花天衣飘扬。题曰。杨杰一华朝服而坐。题曰。马圩复见金台光明晃耀。妾指曰。此夫人生处也。既觉弥加精进。年八十一。庆诞之晨。秉烛然香。望观音阁而立。左右方具仪献寿已立化矣。

赞曰。集至此。女人立化。盖三人焉。金台晃耀。亦上品之流矣。孰曰闺阁无人哉。

冯氏夫人

宋广平郡夫人冯氏。少多病。慈受深禅师。教以斋戒念佛。谛信力行十年不怠。忽厌世。人怪之曰。清净界中。失念至此。支那缘尽。行即西归。何怪之有。临终气绝复苏。谓家人曰。吾已归净土。见佛境界。与华严十六观经所说不异。已而长逝。三日后举尸如生。异香芬馥。

王氏女

宋吉安王氏女。日诵弥陀金刚观音诸经念佛。求度母死既殓。恶血滴沥。女发誓云。若我孝心。愿臭气不作。言讫流血即止。父娶后室。与同修净业。后得疾。请僧说净土观法。忽索衣吉祥而卧。揽观音手所执幡。寂然不动。母筛灰于地。以验受生。见灰中出莲花数朵。

周氏

宋周氏妙聪。周元卿之女也。因感其母华台往生之瑞。笃志念佛。期生安

养。病中请僧行忏。自见其身。著新净衣。在楼阁上。作礼念佛。谓家人曰。勤修净业。西方相待。右肋西向而逝。

周行婆

宋周行婆。太平州人。早年念佛。精专弗替。一夕胡跪念佛。泊然而化。邻人见数僧引婆腾空西去。

陆氏宜人

宋宜人陆氏。钱塘人。朝请王玙妻也。尝诵法华。笃意净土。礼忏一会。念佛万声凡三十年。因微疾忽闻天鼓自鸣。人方惊异。即面西端坐。双手结印而逝。

赞曰。结印而逝。不独僧中有之。在女人亦屡见焉。皆心不散乱。身不放逸之祥征也。呜呼。为女人者。能仿此。每日至诚礼忏一会。念佛万声三十年。不异其心。吾为伊保任。决生净土。

龚氏

宋钱塘龚氏。昼来念佛。诵弥陀经。后有疾。请亨律师指示。陈说未终端坐而化。老妾于氏。亦念佛不辍。一夕梦。龚氏告云。我已生净土。汝七日当生。至期而逝。

朱氏

宋霅川朱氏。念佛三十年。忽断食四十日。唯饮水念佛。梦三僧各执莲花谓曰。吾先为汝种此花。今当往生。既寤请僧助念。端坐而逝。

项氏

宋项氏。名妙智。鄞县人。寡居二女悉令为尼。精勤念佛。一日忽曰。我欲坐脱。错与作棺。女曰。佛用金棺。无嫌也。母喜俄而异香满室。西向结印。微笑而逝。

裴氏女

宋汾阳裴氏女。专志念佛。报尽日。索火焚香言。佛以莲台迎我。我当往生。已而天花飞坠。安坐而化。

沈氏

宋沈氏。慈溪人。自幼蔬食念佛。归章氏一心不变。施米贷被以济饥冻。后微疾。念佛尤力。忽见佛菩萨诸天圣众。普现目前。灯光千点。累累然状若虹桥。即日吉祥而逝。

孙氏

宋四明孙氏。寡居念佛。三十年不懈。一日微恙。梦八僧绕行忏宫。己身挂缦衣。随僧行。既觉沐浴净衣。请僧行忏。于大众前。端坐诵经。至一心不乱。左手结印而逝。远近皆闻空中乐音。

楼氏

宋楼氏慧静。适寺簿周元卿。尝披玩传灯。发明见地。尤以净业为真修。念佛不辍。晚年被疾。忽见莲台紫色。化佛无数。异香满室。语家人亟令念佛。顷刻而化。

秦氏

宋秦氏净坚。家松江厌恶女身。与夫各处。精持斋戒。阅华严法华光明般若经。无虚日。晨昏修弥陀忏。礼佛千拜久之。有光明入室。面西安坐而终。

钟婆

宋嘉禾钟婆。诵弥陀经念佛。二十年为常课。一日语子曰。见大白莲华无数。众圣在此。端坐耸身而化。

孙氏

宋钱塘孙氏女。常念佛持咒。因病请清照律师。至谓曰。久病厌世愿求往生。师为谈净土因缘。大喜至夜梦。师持药一盏服之。流汗身心轻安。三日后语侍人曰。迦叶尊者来此。好金莲华座。即瞑目结印而化。

梁氏

宋梁氏女。居汾阳。两目俱盲。遇沙门劝令念佛。越三年双目开明。后忽见佛菩萨幡盖来迎。即日命终。

黄婆

宋潮山黄婆。持金刚法华。专心念佛。忽患痢疾。但饮水不食。邻庵僧善修。梦婆来谓曰。将往西方。越二日婆西向念佛。端坐而化。远近皆见红霞覆婆之屋。

陈氏

宋广平陈氏。剪发为出家相。朝夕念佛。四众称为道者。后病中集缁素念佛。两日忽合掌。泊然而化。

崔婆

宋东平梁氏乳媪崔婆。淄州人。平生茹素极愚。不能与同辈争长短。主母晁夫人留意禅学。崔朝夕在旁。但诵阿弥陀佛。虔诚不少辍。不持数珠。莫知其几千万遍。年七十二得疾。洞泄不下床。然持念愈笃。忽若无事时。倡偈曰。西方一路好修行。上无条岭。下无坑。去时不用。著鞋袜脚踏莲花步步生。讽咏不绝口。人问何人语。曰我所作。曰婆婆何时可行。曰申时去。果以其时去。用僧法焚之。舌独不化。如莲花然。

吴氏女

宋吴氏县君。斋戒清修。有侍女亦精进念佛。忽见金莲捧足者三。数日见膝。又数日见身。又数日见其面目。中乃阿弥陀佛。左右则观音势至也。又悉

见堂殿国界。皎如指掌。如是三载。常俨然在目。后忽感疾。自言往生乃终。

赞曰。吴氏女。时时见佛。有之乎。观力精进。理固有之。但魔佛须辩。邪正或殊。女人遇此。当速质诸明者。

郑氏

元郑氏净安。钱塘人。念佛日无虚度。得疾闻空中声。曰汝行有期。毋得自怠。又见佛身金色。即奋起面西端坐。召其出家子义修。讽弥陀经。倏然而化。其女梦。母报曰。吾已得生净土。可闻诸修师云。

周婆

元鄞县宝幢市周婆。精修净土。遇岁首持不语。昼夜常坐。尽月而止。遇暑月则施茶汤。历久不废。一夕梦。大荷叶遍覆一市。觉自身持数珠行道叶上。既而微疾。邻人夜见幢幡宝盖来入其家。黎明婆已合掌。念佛逝矣。

薛氏

大明薛氏。武塘世族女也。生时母梦。长庚入怀。后归周生子五人而寡。秉节自誓。供观音大士。香烟结莲花。人异之。专心净业。好施不倦。念佛十五年如一日。万历丁亥五月得疾。医进乳粥。确乎不许。遂绝粒屏药石。至九月六日。延僧礼忏。且曰。四日足吾事毕矣。乃西向对弥陀像。昼夜系念。嘱诸子翊赞。禁诸妇女毋入。时正重九。取净衣。点净香水。洒禅椅。次早索水灌手。诵甘露真言。著所净衣。戴志公帽。长跪佛前念。然香赞佛偈。唱三皈依。礼三拜轮珠。念佛一百八遍。逮午趺坐。结印而化。神气熙然。较生存。倍更开朗。一时在侧者。俱闻莲花香满室中。诸子奉命入龕。观者数千人。欢喜顶礼。其详载诸本传志云。

赞曰。母遗命具龕。无棺槨。无迎杀神。无烧纸钱。无杀牲以祭。诸子悉随顺不二。吾闻。昔有临终坐脱者。子恐乖名教。拽其足伸之。父忽跃臂捶子。子惧曰。助父坐脱耳。视今日周氏诸子。为何如。先是母以残息。待予至授戒。予适稽缓。母曰。时至不可待矣。即化去。人以为恨。宁知予未下船舷。羯磨已竟。噫诸上善人。同会一处。周氏之母子。不其然欤。

许氏妇

大明许氏妇。杭郡人。生平恭顺质实。惟以念佛为事。将卒呼家人与诀别。著净衣端坐。手执天目白花。自簪之。安然而逝。

总论

极乐国土。实无女人。女既得生。悉具大丈夫相。今人绘九品图。而作女相者非也。殆存其本因。以彰杂类之同生耳。清净界中。觅男相尚不可得。况女相乎。虽然女更有三病焉。孝翁姑不如其父母一也。御婢仆不如其子孙二也。知布施而不知息其贪心。知慕男身。而不知革其女习。知奔走寺宇恭事沙门

。而不知反求诸己三也。明于此三未出娑婆。而居然比丘矣。夫何虑不生净土。

恶人往生类

张善和

唐张善和。杀牛为业。临终见群牛。作人语索命。于是大怖。唤其妻云。速延僧为我忏悔。僧至谕之曰。观经中说。临终恶相现者。至心念佛即得往生。和云。地狱至急。不暇取香炉矣。即以右手擎火。左手拈香。面西专切称佛。未满十声。自言佛来迎我。即化去。

赞曰。观其地狱至急。手作香炉盖势迫。情极恳苦精诚。更无第二念矣。虽云十念宁不远过悠悠者百千万亿念。决定往生理实如是。或疑菩萨示现者容有之。而不尽然也。

张钟馗

唐张钟馗。杀鸡为业。病革见绯衣人。驱群鸡啄之。血流被面。痛不可忍。有僧为设佛像教令念佛。顷之香气满室。恬然而逝。

雄俊

唐雄俊。寓成都。胆勇过人。不守戒律。尝罢道从戎。寻复为僧。因闻经言。一称佛名。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乃大喜曰。赖有此耳。自是虽为恶。而念佛不辍。丁未二月暴亡。经宿忽苏。言至冥司。主者曰。误追汝。然汝念佛。本无深信。今还人世。宜倍精进。人以为地狱漏网。既而入山。斋戒念佛越四年。辛亥三月。缙辈咸集告曰。吾时至矣。尔辈还城见吾亲知。为吾语曰。俊以念佛得生净土。毋以为地狱漏网人也。语笑之间。端坐而化。

赞曰。薰莸不同器。宁有且造恶且念佛而得往生者乎。噫观赖有此耳之一言。其于称佛灭罪之语。盖信入骨髓矣。即此一念。力重万钧。临终转业往生。又何疑哉。

惟恭

唐惟恭。住法性寺。慢上凌下。亲狎非类。酒徒博侣。交集于门。暇则念佛。寺僧灵岵者。同恶相济。里人为之语曰。灵岵造恶。惟恭继迹。地狱千重。莫厌双入。恭闻曰。我虽积业罪无所逃。然赖净土教主。悯我愆尤。拔我涂炭。岂复堕恶道耶。乾宁二年病革。岵自外还见伶人数辈。少年丽服问所从来。答曰。西来迎恭上人耳。一人怀中出金瓶。瓶中莲花其合如拳俄顷增长。如盘盂。光彩交映。望寺疾驰而忽不见。岵至寺闻钟声。恭已逝矣。

莹珂

宋莹珂。受业雪川瑶山。酒炙无所择。忽自念梵行亏缺。恐从流转。令同住取戒珠禅师所编往生传读之。凡读一传为一首肯。既而室中面西。设禅椅绝

食。念佛越三日。梦佛告曰。汝尚寿十年。且当自勉。珂白佛言。设有百年。阎浮浊恶。易失正命。所愿早生安养。奉事众圣。佛言。汝志如是。后三日当迎汝。至期命众。诵弥陀经。乃曰。佛及大众俱至。寂然而化。

仲明

宋仲明。居山阴报恩寺。素无戒检。因感疾。谓同学道宁曰。我今心识散乱。何药可治。宁教以随息念佛。明如所教。至七日力已困惫。宁又令想目前佛像。久之忽见二菩萨。次复见佛。瞑目而逝。

吴琼

宋吴琼。临安人。先为僧。退道返俗。前后两娶生二子。屠沽之事。靡所不为。常庖厨杀鸡鸭等。则持而唱云。阿弥陀佛子。奸脱此身去。连称佛号。乃施刀。每切肉。念佛不辍。后目上生瘤。如鸡卵。遂大忧怖。构草庵。分散其妻子。念佛礼忏。昼夜如不及。绍兴二十三年。告人云。琼来日戌时去也。人皆笑之。次晚以布衫换酒饮毕。书颂云。似酒皆空。问甚禅宗。今日珍重。明月清风。端坐合掌念佛。叫云。佛来。即化去。

金奘

宋金奘。会稽人。网鱼为业。忽猛省。持戒精进。日课佛号万声。久而弗替。后无疾。语家人云。阿弥陀佛。与二菩萨俱来迎我。我归净土去也。焚香端坐而化。邑人闻异香天乐。终日不散。

赞曰。奘之事与善和钟馗异。彼则生平造业。临歿输诚。此则预革前非。久修善业。往生品位。必过于二人矣。

总论

无边苦海。岸在回头。积劫幽宫。明存一炬。净土之不遗恶人无惑也。虽然悟迁善之有门。而痛自怨艾可也。恃带业之犹生。而安心造恶。侥幸于万一不可也。古之恶人。以此为药。今之恶人。执此成病。是故古之恶人。恶人之善人也。今之恶人。恶人之恶人也。悲夫。

畜生往生类

龙子

菩萨处胎经云。有一龙子。谓金翅鸟曰。我自受龙身。未曾杀生。触烧水性。寿终之后。当生阿弥陀佛国。

赞曰。慈心不杀。净业正因。龙受佛言。往生固其宜矣。

鹦鹉

唐贞元中。河东裴氏。畜鹦鹉。常念佛。过午不食。临终十念气绝。火化之得舍利十余粒。炯然耀目。僧慧观者。用陶甓建塔。以旌其异。成都尹韦皋为之记。有了空相于无念。留真骨于已毙之句云。

鸚鵡

宋黄岩正等寺观公。畜鸚鵡。能言常念佛不辍。一日立化穴上葬之。俄而舌端出紫莲花一朵。灵芝律师尝为之赞。有立亡笼闭浑闲事。化紫莲花也太奇之句焉。

又

潭州人。有养鸚鵡者。常念佛既毙。以棺葬之。忽生莲花一朵。自其口出有颂之者。云有一灵禽。号八哥。解随僧口念弥陀。死埋平地莲花发。人不回心争奈何。

赞曰。鸚鵡鸚鵡。人教以念佛。盖常事耳。今胡不见往生。噫譬诸世人。均闻念佛之教。有信心念者。有轻心念者。是以念佛人多往生人少。彼鸚鵡鸚鵡。何独不然乎。

总论

或谓。人灵而物蠢。云何禽畜而得往生。是不知。凡厥有情。皆具佛之灵觉。迷有厚薄。而分人畜。非灵蠢之不侔也。雉听法华。而再世为僧。牛睹金容而死生天上。历历载诸传记矣。况地狱鬼畜。皆生我刹。固法藏比丘之本愿乎。所恨人见禽畜之往生。而恬无警悟。甘心五浊。束手轮回。一息不来。易形于鳞羽。而不自知也。独何为哉。

续录

今时往生者。随闻见续入。故另附二卷末。不分门类。不别先后。

僧明本

大明明本。通州静嘉寺僧。素有高志。梵行清白。勤于讲业。后辍讲专心净土。六时礼念。年久弗替。忽微恙。自知时至。告众安然而化。异香七日。

朱纲少府

大明朱纲。京都人。业儒中乡举。三上春官不第。乃就职官二府致仕。专修净土。日课佛三万。十五年无少怠倦。临终坐榻上。两手擎珠。念佛不辍。异香满室。乃云佛来也。连声称念而逝。

于媪

大明于媪。北京昌平州邵村民于贵之母。久积念佛。一日浣衣甚洁。谓其子曰。予将生净土。子未信。至期取几置庭心。坐几上脱去。异香天乐。乡人皆闻。

顾居士

大明顾源。金陵人。自号宝幢居士。幼能诗善草书。中年一志净业。后微疾。集僧俗道友。十念阿弥陀佛。唱和相续。语人云。我决定往生矣。人问何故。曰我见阿弥陀佛。身满虚空。世界金色。佛以袈裟覆我。我身已坐莲花中

。时一众闻莲花香。诸子悲恋不已。居士曰。汝谓我往何处。何处即此处。此处若明何处不了。乃屏人曰。毋多言乱我心。空中诸佛迎我。三鼓行矣。至期怡然含笑而逝。少宗伯殷秋溟先生。为之传云。

赞曰。身已坐莲花中。生则决定生也。何处即此处。去则实不去也。居士之生。当不在中下品矣。

方氏

大明方氏。诸生吴应道室也。三十而寡。守志归佛。专修净土。一老嫗亦斋戒。相随逐二十年。万历乙酉。时年五十矣。小疾呼老嫗相对念佛不辍无一语及他务卒前一日。沐浴更衣。明晨然香礼佛。还坐一榻而逝。有子用先。第进士不妄语人也。为予道始末如此。

张母

大明张母。陶氏。为长水守约居士继室。居士奉佛。母化之。日课诵无间。居士出礼普陀。母谓二子曰。吾平日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语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。及期端坐而逝。次日居士归成殓。俄而棺上出青莲花五朵。居士大骇异。自愧恒常与俱。不知其道行如此。远近见闻。靡不叹慕。

祖香

大明祖香。江西新喻人。于山东龙潭寺。精修净业。有居士王杰者。筑庵延之。未几语杰云。某日当归家。众苦留。香云。归安养家耳。及期敷座西向坐逝。举龕八山。化火自焚。

郭大林

大明郭大林。汤阴人。平生端洁雅素。出世为怀。遇僧教以念佛。遂一心净土。年七十六。一日无疾。与子别云。明午当去。至日坐脱。

刘通志

大明刘通志。京都人。精恳念佛。年五十二得疾。念益切。邻人李白斋先卒。通气绝。自旦至午复苏。谓家人曰。适见一舟。云往净土。乘舟三十六人。白斋与焉。我亦一数。但衣未鲜洁。又忘带念珠。命我易衣取珠。舟舫相待。家人急为易衣。珠挂其项须臾而逝。

孙氏母

大明中官孙名之母。一生斋戒念佛。年老微恙。自知时至。告其子。欲坐脱。子哀泣止之不得。乃为作龕。至期入龕。安坐化去。

唐体如文学

大明唐延任。浙之兰溪人。号体如居士。孝友醇悫。出自天性。少游黉校有声。已而觉世无常。倾心至道。参云栖。受念佛三昧。遂力行之。凡十三年如一日。唯笃志以西方为归。万历癸卯。值耳顺。仲冬之旦。忽谓诸子曰。新

春十有一日吾行矣。数日前礼诵如平时。至期盥漱整衣端坐。手结印。口称佛名。含笑而逝。如入禅定。

赞曰。居士将入灭。诸子请曰。大人临终一段因缘。当闻之云栖。入往生传否。居士谓。必以报吾师。然勿为装饰。据事直陈。至于入传不入传。师自有见。切勿以不入传而有愠色而有愠意。嗟乎。即是可以观所养矣。平生于净土谛信不贰。含笑而逝。往生何疑焉。

杨嘉祜文学

大明杨嘉祜字邦华。泰和人。世家子也。年十三持不杀戒。蚤虱无所伤。二十三肄业南雍。俄疾作。以万历乙巳仲冬十九日卒。卒之先梦游地狱。见地藏大士于冥阳殿。觉而放诸生命。延僧诵经念佛。谓人曰吾将逝矣。青莲花现吾前。得非净土境乎。遂昼夜念佛不辍。命息烛曰。汝辈假烛为明。吾不须烛。常在光明中耳。问何所见。曰莲开四色。问见弥陀否。曰见弥陀现千丈身。问观音。曰身与弥陀等。问势至。曰不见也。言訖忽跃起拈香。连声语曰。弥陀经功德不可说。不可说。不可说。吾已得上品矣。寂然而逝。

赞曰。邦华好学天植。书无所不读。已独潜心于内典。又独加意于内典之净土法门。其临没也。谓弥陀经功德不可说。而三称之。见之真故。言之切也。仲兄嘉祜。传其事。而矢之曰。予所诬语堕拔舌狱。其亦见真而言切欤。不信净土者可思已。

郝熙载文学

大明郝熙载。钱塘人。法名广定。生平忠信不欺。以德行称于黉校。晚归佛。禅诵夙夜匪懈。万历辛亥春二月得疾。每睡觉云。吾梦于山中求见佛。佛未见。见百鸟丛集。如是累日。至二十七食时。忽举首视窗外。谓其子世翰曰。今日别是一乾坤矣。顾家人为置银钱。俄而曰。吾向恐见官备用。今无用此。三鼓云。有二童子来迎。佛坐莲花台现吾前。吾往矣。吉祥而逝。

朱氏

大明陈母朱氏。吴郡嘉定人。浚川居士室也。孝慈天植。素向三宝。年八十一。其子参云栖归。导以念佛往生。遂笃志净业。越二载示疾。卒之前三日。堂前大呼母名者三。母云。有二青衣在此。时病久孱困。忽跃起竖脊端坐。诸子劝其寢息。乃吉祥而逝。迎尸中堂。仰卧之。尸自转西向。一时骇异。以为精诚所感致云。

赞曰。郝父陈母。俱有青衣童子之祥。当生人天。既而一则佛现莲台。一则不忘西向。又当生净土。二相俱时。生方未可定也。即不生。生且不远矣。

徐氏

大明陆母徐氏。嘉定人。孀居刻志净业。夫昔有千金出贷。焚券不取。奄

饰罄以施人。恒于佛所礼诵不辍。如是者十载。一夕忽呼侍人曰。看东方光发否。我往生时至矣。汝辈可助我。遂高声念佛。合掌而逝。

戈广泰居士

大明戈以安。法名广泰。钱塘人。性至孝。素积善行。而深自韬晦。不求人知。晚岁精诚奉佛。与灵芝僧玄素。结春秋二社念佛。诵华严五经。忽谓人曰。吾大限将至。当为西归资粮。遂自室课诵。昕夕不辍。预定归期于腊月二十一日。前二夕。母子环视悲哽。居士笑曰。生必有灭。奚悲为。吾方凝神净域。面覩弥陀。若等慎勿以情爱乱我正念。谆谆惟嘱玄素。助念无间杂语。至期寂然而逝。

赞曰。僧入冥见居士。晏坐静室。经籍盈几。庭多紫竹石峰。清绝如洞天。夫居士宜生极乐。胡为尚在冥境。意者平日志切诵经。经愿未满。满愿而后往生欤。

杜居士

大明杜居士。顺天府宛平县人。隐西山瑞光寺侧古斋堂中。置家事不问。三十年专志念佛。予乡人童广策诣之。居士问所从来。答曰杭州。曰君杭人。识云栖宏公否。策答曰。吾师也。居士合掌念佛。更无他语。将终礼忏九日。至忏文恳切处。辄流涕哽咽。遂绝食惟饮水少许。忏毕坐脱。浹旬颜貌如生。人望见有五色彩云。盘旋屋上云。

孙大玕居士

大明孙叔子。法名大玕。自幼警敏端确。年十二随父镜吾居士。奉四十八愿弥陀像。入云栖。因受五戒。归而断荤血。息交游罢咕哔。矢志念佛。誓取金台。而勤苦不惜身命。俄而见两比丘持莲花以一心净土印可。复见化人。诵金刚经一昼夜。乃矍然起坐曰。弥陀观音皆来迎我。结金刚拳印。大呼阿弥陀佛数声。泊然而寂。时万历辛亥十一月十一日也。有净土十二时歌传世。详具吴太史西生传中。

赞曰。吴太史观我居士。称玕室岁产瑞芝。卒之岁。有大如斗者。如金如玉。如赤白轮。往生之祥可征矣。为作孙叔子西生传。太史长者。言无虚妄。因录之。

吴居士

大明吴居士。仁和人。讳大恩别号仰竹。生平孝友诚笃。好行阴德。放生救苦。恤邻代逋。遂感阴霾遇光舟危返风种种善报。而虔心内教。晨夕诵经。称念阿弥陀佛。精进无倦万历四十年五月初三日别众。跏趺端坐而逝。室有香气神色焕然。详具印持严君所作传云。

吴居士

大明吴居士。新安世家也。讳继勋字用卿。别号十如居士。赋性沉毅质如木。直如矢。好行种种善事。嗜之而不厌如甘露。晚岁耽心内典。持往生咒。称念阿弥陀佛洪名。日有定课。历寒暑纯一无间。尝堕江中足若有物凭借。漂十里跃而登舟。众以为佛力所感。忽患背疽危。甚人不堪其忧。居士陶然谈笑。自如若无疾苦者。俄而正念示寂。厥子[企-止+言]章子與氏所谓善信人也。言无虚妄。其所述行状如是。

往生集卷之二

往生集卷之三

古杭云栖寺沙门祿宏辑

诸圣同归类

择生极乐

观无量寿佛经云。尔时韦提希。号泣白佛言。世尊愿为我。广说无忧恼处。我当往生。不乐阎浮浊恶世也。于是世尊放眉间光。遍照十方世界。诸佛国土皆于中现。时韦提希见已向佛言。是诸佛土虽复清净皆有光明。我今惟愿生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。

往生无数

大无量寿经云。弥勒白佛言。于此世界。有几菩萨。往生极乐。佛告弥勒。于此世界。有六十二亿不退菩萨。往生彼国。小行菩萨不可称计。不但此国。他方佛土。如远照佛刹。有百八十亿菩萨。皆当往生。乃至十方佛刹。往生者甚多无数。我若具说。一劫犹未能尽。

赞曰。此界他方。往生无量。净土何以容之。噫沧海尚纳百川。虚空犹含万象。而无边刹海。不出普贤一毛孔中。然则举净土针锋之地。而容无尽之往生。不亦恢恢乎。有余裕哉。

面见弥陀

观佛三昧经。佛记文殊。当生极乐。文殊发愿偈云。愿我命终时。灭除诸障碍。面见弥陀佛。往生安乐刹。生彼佛国已。满足我大愿。阿弥陀如来。现前授我记。

十愿求生

华严经。普贤菩萨列十种大愿。普为众生。求生净土。偈云。愿我临欲命终时。尽除一切诸障碍。面见彼佛阿弥陀。即得往生安乐刹。又云。彼佛众会咸清净。我时于胜莲华生。亲睹如来无量光。现前授我菩提记。

赞曰。文殊七佛之祖。普贤万行攸宗。而净土往生。谆谆如出一口。娑婆良弼。即安养亲臣。明亦甚矣。薄净土而不愿往生谬哉。

偈论净土

天亲菩萨。天竺人。广造诸论。升兜率内院。礼觐弥勒。复著无量寿经论及净土偈。五门修法。普劝往生。

请佛形仪

天竺鸡头摩寺。五通菩萨。以神力往安乐国。见阿弥陀佛。陈云。娑婆众生。愿生净土。无佛形仪。请垂降许。佛言。汝应先行。寻当现彼。五通还。圣仪已至一佛五十菩萨。各坐莲华。在树叶上。遂传写流布。见感通传。

赞曰。人疑安乐非神力可到。噫一念往生。不劳弹指。独何欤。

造论起信

马鸣菩萨。西天第十二祖。尝著起信论。后明求生净土。最为切要。

龙树记生

楞伽经云。大慧汝当知。善逝涅槃后。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大名德比丘。厥号为龙树。能破有无宗。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。得初欢喜地。往生安乐国。

集善往生

大悲经云。佛言。我灭度后。北天竺国有比丘。名祁婆伽。修集无量种种最胜菩提善根。已而命终。生于西方过百千亿世界无量寿国。于彼佛所。种诸善根。后当作佛。号无垢光。

得忍往生

菩萨生地经云。佛言。时摩差竭。得不起法忍。五百清信士。二十五清信女。皆得不退转地寿终。俱生无量寿佛清净国。

赞曰。求生西方。为欲悟无生忍登不退地也。已得忍已得不退。而复求生。菩萨之乐近如来乃如此。今具缚凡夫。忍力未充。退缘无限。而不刻心净土。谓之何哉。是则名为可怜悯者。

第二大愿

菩萨内戒经云。菩萨有三愿。其第二愿。愿我命终。往生阿弥陀佛前。

念佛灭罪

大智度论云。有诸菩萨。自念谤大般若。堕恶道。历无量劫。虽修余行。不能灭罪。后遇知识教念阿弥陀佛。乃得灭障。超生净土。

赞曰。至心念佛一声。灭八十亿劫重罪。此其明征乎。所以者何。至心故也。若匪至心。罪则不灭。毋曰圣训之无稽哉。

胜会书名

长芦赧禅师。遵远祖遗范。建莲花胜会。普劝念佛。一夕梦。一人乌巾白衣。风貌清美。揖而曰。欲入公莲花胜会。乞书一名。赧问何名。答曰。普慧书已。又云家兄普贤亦乞并书。赧觉而检华严离世间品。有二菩萨名。遂以为

会首云。

赞曰。凡僧结社。古圣书名甚哉。净土之非小缘也。良由事出真诚。则冥通灵应。一有伪焉。人世自好者不屑。而况古圣乎。今之所谓佛会者。曷公见之。当为太息矣。

略举尊宿

百丈海禅师。马祖传道嫡子。万世丛林大宗。其立法祈祷病僧。化送亡僧。悉归净土○黄龙新禅师。参觉老得旨。继席黄龙。宗风大振而切意净业。有劝念佛文。行世令人发哀起信○真歇了禅师。嗣丹霞淳公。洞下一宗。至师大显。后卓庵补陀。庵名孤绝。专意西方。有净土说。普劝四众○慈受深禅师。得法于长芦信公。专心念佛。谓修行捷径。无越净邦。建西方道场。苦口劝众。翕然化之○石芝晓法师。嗣月堂询公。洞彻教部。以净业化人。尝集大藏诸书。有乐邦文类行世○寂堂元禅师。学禅于密庵杰公。笃行念佛三昧。感金甲神自天而降。梦红莲花从地而出。由是十州莲宗大行○中峰本禅师。得法于高峰妙公。人仰之如山斗。有怀净土诗百篇。盛传于世○王以宁待制。自称弥陀弟子○晁悦之翰林。答赵子昂书。称西方净土是真语实语○陈瓘待制。作延庆寺净土院记。极赞念佛○优昙宗主。居庐山东林善法堂。著莲宗宝鉴。奉旨板行。为净土中兴云。

赞曰。始百丈。终优昙。历代尊宿。无不奉行净土。呜呼盛哉。

总论

天如禅师谓。今人鄙视净土。非鄙愚夫愚妇也。是鄙文殊普贤马鸣龙树也。吾故集群经。以实其说。或者犹疑菩萨道大。似已不必求生。噫自非位登妙觉。虽等地大圣。不能一日离佛。况其下者乎。盖尝譬之爵弥尊。则覲主弥密。彼荷担挟鋤之辈。侣渔樵以自足。绝望于九重。而噤噤然曰。明主之不足亲也。可哂也夫。

生存感应类

鬼不敢啖

佛世有一国。邻于罗刹。罗刹食人无度。王约自今国人。家专一日。以次送与。勿得枉杀。有奉佛家。止生一子。次当克行。父母哀号。嘱令至心念佛。以佛威力。鬼不得近。明晨往视。见子尚在。欢喜将还。自是罗刹之患遂绝。国人庆慕焉。

梦得聪辩

隋南岳慧思禅师。精心事佛。因梦阿弥陀佛与之说法。自是聪慧过人。辩才无碍。

冤对舍离

唐邵彪。镇江人。为士人时。梦至一公府。人称安抚使司。俄而一官人问云。汝知所以不第否。彪对不知。因引彪前行。见大镬中。煮蛤蜊。作人语。呼彪名彪怖。遂念阿弥陀佛。方启口。蛤蜊变黄雀飞去。彪后及第。官至安抚。

赞曰。杀生迟其得禄。念佛解其杀冤。今士人以牲牢。乞祐于鬼神。而不知持万德之洪名。其为计亦左矣。愿三献连城者。识此于铁砚之侧。

夫妇见佛

宋葛济之。句容人。稚川后也。世事仙学。妻纪氏。独精诚念佛。元嘉十三年。方在机杼。忽觉空中清明。因投杼仰瞻四表。见西方有佛现身。宝盖幢幡映蔽云汉。喜曰。经言。无量寿佛。其即此耶。面佛作礼。济之惊异。就之。纪氏指示佛所。济之亦见半身。俄而隐没。祥云五彩亲里咸睹焉。自是多归佛法矣。

却鬼不现

宋陈企。龙舒人。尝杀人。后见鬼现。企大怖。急念阿弥陀佛。鬼不得近。因念佛不已。鬼遂不现。

赞曰。负命之鬼。云何念佛。而得却之。良以阿弥陀佛。功德威神。不可思议。一称其名。鬼获超济。故不现耳。岂寻常禁咒。驱逐此耶。

荐拔亡灵

宋张继祖。镇江人。信西方净土。乳母死。多为念佛追荐。一夕梦。母来谢云。荷君念佛。已生善趣。

睡寝得安

宋刘仲慧。湖州长兴人。患夜梦恐怖。有教以念佛者。遂至诚高念一百八遍。然后就寝。当夜神魂晏然。自是继念不辍。

赞曰。古人喻睡眠。为小死。此语最善。盖梦寐之颠倒。较生死之昏迷几何而寢息神安。命尽之时。庶稍稍有自由分。善导大师。教人临睡入观。良有以哉。

病目重明

宋阮念三嫂者。怀宁农妇也。双目将盲。常念佛不绝。遂得明朗。

又

柴氏女双瞽。念佛三年。精勤不替。双目重明如故。

赞曰。弥陀光明。无量照十方国。苟至心忆念。就使肉睛不朗。当必心目洞开。而今时瞽者。往往作师巫。造杀业。是谓从冥入冥。终无时得睹天日矣。嗟乎。吾安能以此。普告尽世之盲人乎。

疟疾不作

宋李子清。久患疟。龙舒居士。教以临发之时。专志念佛。然后服药。子清信而行之。当日减半。次日复念。遂全愈自是笃信念佛。

舍利迸现

宋赣州廉中大夫恭人。绣丈六阿弥陀佛像。方及半。忽有舍利。现彩缕中。举宅惊叹。

又

真州钟离少师夫人任氏。刻阿弥陀佛像。高四寸八分。龕室甚严。常顶戴行道。像眉间忽现舍利。大如黍米。光彩照人。

治病皆愈

宋秀州一僧。常念阿弥陀佛像。为人治病。病者请治辄愈。州人敬信如佛。

俘囚脱难

元至正十五年冬。张士诚攻湖州。江浙丞相与战。获四十人。囚槛送官。夜宿西湖鸟窠寺。适大猷谋禅师。徐步廊下。囚者见师。神观闲雅。持诵不辍。因告曰。长老救我。师曰。我不能救。但至诚念南无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像。却救得尔曹也。中有三人。信受其语。念不绝口。天晓发囚。易枷锁。偶至三人。刑具不足。惟系以绳耳。既而审鞠。乃良民被虏者。遂得释。

赞曰。普门品云。或囚禁枷锁。手足被杻械。念彼观音力。释然得解脱。古今人信之矣。念佛解脱。人或未信。此狃于常见也。佛之威神。更超菩萨。不知其几。尔不见。斫截手足。念释迦如来。而四体重生乎。肢截尚可重生。何有于杻械。而信之者寡。吾故表而出之。

总论

念佛法门。人知为亡歿之归宿。而不知生存之利益。是故闻持咒得灵通。即改而持咒。闻讲演得聪辩。即改而讲演。闻营造得福报。闻斋会得人缘。乃至闻摄养得长寿。种种变易。曾无执持。安在其一心不乱。而望净业之有成耶。吾故集此。姑以断时人之外慕。据实而论。求生净土。本为成佛度生。既非图身后之乐。复何计身前之利与否哉。

往生集卷之三(终)

西方有佛。开法藏于六八。正觉积功唱宝号于弥陀。恒演大光。普塞恶道。广放智眼。灭此昏盲。瑶林矗地。珠宝丽空。池流八德。华发众光。身土微妙全是不二矣。盖宝地虽研。实不离当处。且神识虽去。曾不出自心。修有上下。益该浅深。若信之则甚近而不远。若迷之则增远而无人。诚信深行至者。刹那超于苦海。盍咄声念甘永迷矣。今也志一而不挠。为诸善之母。无乃纯粹而无杂。为众行之本故。修净业者。所以务本也。其本立而道生。惟念佛三昧。纵向尘缘。连乎无倾。若遇业风。确乎不拔矣。古有言。净土往生万牛不

能挽焉。深信之功。往生之用。德高易进至矣。尽矣。爰有一大德。号莲池禅师。姓沈氏。古杭人。法讳上祿下宏。生而颖异。世味澹如。少游黉校。有声而已。觉世无常。年三十一而倾心于至道。投于无门洞性天理和尚。祝发乞于昭庆寺无尘玉律师。受具簞瓢只杖。游学诸方。遍参知识。宗教精通。晚居于云栖。遥踵伏虎迹。专兴莲宗。慕惠远之风。念佛往生。超耀昔日见。著述有部。今秉其一也。以此书行于世。先哲有孝。后学有助。古云。见贤思齐。予今依之功身。呜呼。高己而蔑如于净土。得耻于当时。招苦于来际。殊告修净业者。上慎旃哉。代代前贤事迹。往往虽载传录焉。知来者靡旷。其人该罗别录。芟繁补阙。类成九种。增广新闻间。作之赞。发其隐义。缙素并列。隐显毕收。可谓融铉钁钗于釜。会江河淮济于一海矣。予虽学术空疏。后生有耻。加倭点。及未阕绣良。梓行后世。观之者。务进悟之者。深信愿共登三藐之山。入萨云之海云。

庆安岁次壬辰夷则自恣日

游方轩 释子 慧竟 谨跋